

紅

廿五

二十

樓

回

回

夢

四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46
6





文庫 11  
D 246  
6

御田泉文庫

010190560584

紅樓夢

紅樓夢卷二十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王熙鳳正言彈妬意 林黛玉俏語謔嬌音

話說寶玉在林黛玉房中說耗子精寶釵撞來諷刺寶玉  
元宵不知綠蠟之典三人正在房中互相譏刺取笑那寶  
玉正恐黛玉飯後貪眠一時存了食或夜間走了困皆非  
保養身體之法幸而寶釵走來大家談笑那林黛玉方不  
欲睡自己纔放了心忽聽他房中嚷起來大家側耳聽了  
一聽林黛玉先笑道這是你媽媽和襲人叫喚呢那襲人  
待他也罷了你媽媽再要認真排場他可也老背悔了寶

紅樓夢 第二十四回



玉忙欲趕過去，寶釵一把拉住道：「你別和你媽媽吵，才是他老糊塗了，倒要讓他一步爲是。」寶玉道：「我知道了。」說畢走來，只見李嬖嬖拄着拐杖在當地罵襲人，忘了本的小媚婦，我擡舉你起來，這會子我來了，你大模大樣的躺在炕上，見我也不理一理，一心只想粧狐媚子哄寶玉，哄得寶玉不理我，只聽你們的話，你不過是幾兩銀子買來的，毛了頭，這屋裡你就作耗，如何使得？好不好拉出去配一個小子，看你還妖精似的哄人不哄人。襲人先只道嬖嬖不過爲他躺着生氣，少不得分辯說病了，纔出汗蒙着頭，原沒看見你老人家，後來聽見他說哄寶玉，又說配小子，

由不得又羞又委曲，禁不住哭起來了。寶玉雖聽了這些話，也不好怎樣，少不得替他分辯，病了吃藥，又說你不信，只問別的了。頭們李嬖嬖聽了這話，越發氣起來了，說道：「你只護着那起狐狸，那裡還認得我了。」叫我問誰去？誰不幫着你呢？誰不是襲人拿下馬來，的，我都知道那些事，我只和你在老太太跟前講，把你奶了這麼大，到如今吃不着奶了，把我丟在一旁，逞着了頭們要我的強，一面說一面也哭起來。彼時黛玉寶釵等也走過來勸道：「媽媽你老人家擔待他們些就完了。」李嬖嬖見他二人來了，便訴委曲，將當日吃茶請雪出去，與昨日酥酪等事嘮嘮。



叨叨說個不了。可巧鳳姐正在上房弄了輪贏帳聽得後面一片聲嚷動，便知是李嫵嫵老病發了，排遣寶玉的人正值他今兒輸了錢，遷怒于人，便連忙趕過來拉了李嫵嫵，笑道：「嫵嫵別生氣，大節下老太太剛喜歡了一日，你是個老人家，別人吵嚷還要你管他們，纔是難道你反不知規矩。在這裡嚷起來，叫老太太生氣不成，你說誰不好？我替你打他，我家燒的滾熱的野雞，快跟我來吃酒去。」一面說一面拉着走，又叫豐兒替你李奶奶拿着拐棍子擦眼淚的手帕子，那李嫵嫵腳不沾地，跟了鳳姐兒走了一面，還說：「我也不要這老命了，索性今兒沒了規矩，鬧一場子。」

討個沒臉強似受那娼婦的氣，後面寶釵黛玉見鳳姐兒這般都拍手笑道：「虧他這一陣風來，把個老婆子撮了去。」寶玉點頭歎道：「這又不知是那裡的帳，只揀軟的欺負，又不知是那個姑娘得罪了，上在他帳上，了一句未完晴雯在旁說道：「誰又不瘋了，得罪他做什麼，便得罪了他就有本事，承任不犯着帶累別人。」襲人一面哭，一面拉着寶玉道：「爲我得罪了一個老奶奶，你這會子又爲我得罪這些人，這還不穀我受的，還只是拉別人。」寶玉見他這般病勢，又添了這些煩惱，連忙忍氣吞聲，安慰他，仍舊睡下出汗，又見他湯燒火熱，自己守着，他歪在旁邊勸他，只養着病。」



別想那些沒要緊的事生氣。襲人冷笑道：「要爲這些事生氣，這屋裡一刻還住得了，但只是天長日久，只管如此吵鬧，可叫人怎麼樣過呢？你只顧一時爲我們得罪了人，他們都記在心裡，遇着坎兒說得好說不好聽，大家什麼意思，一面說一面禁不住流淚。又怕寶玉煩惱，只得又勉強忍着。一時雜使的老婆子端了二和藥來，寶玉見他纔有汗意，不叫他起來，便自己端着，與他就枕上吃了。卽令小丫鬟們鋪炕，襲人道：「你吃飯不吃飯？到底老太太太跟前坐一會子和姑娘們頑一會子，再回來我就靜靜的躺一躺也好。」寶玉聽說只得依他去了。簪環看他躺下自往。

上房來同賈母吃飯，飯畢賈母猶欲同那幾個老管家的嬷嬷們牌寶玉記着襲人，便回至房中，見襲人朦朦睡去，自己要睡，天氣尚早，彼時晴雯綺霞秋紋碧痕都尋熱鬧，找鴛鴦琥珀等耍戲去了。見麝月一人在外間房裡燈下抹骨牌，寶玉笑道：「你怎麼不同他們去？」麝月道：「沒有錢，寶玉道：「床底下堆着那些還不發你輸的。」麝月道：「都頑去了。這屋子交給誰呢？」那一個又病了，滿屋裡上頭是燈，下頭是火，那些老婆子們都老天拔地的服侍了一天，也該叫他歇歇，小丫頭們也服侍了一天，這會子還不叫他們頑頑去，所以我在這裡看着。」寶玉聽了這話，公然又是一個襲



人因笑道我在這裡坐着你放心去罷麝月道你既在這  
裡越發不用去了借們兩個說話頑笑豈不好寶玉道借  
們兩個做什麼呢怪沒意思的也罷了早上你說頭癢這  
會子沒什麼事我替你篦頭罷麝月聽了便道就是這樣  
說着將文具鏡匣搬將來卸去釵釧打開頭髮寶玉拿了  
篦子替他一一梳篦只篦了三五下見晴雯忙忙走進來  
取錢一見了他兩個便冷笑道賤交杯盞還沒吃倒上了  
頭了寶玉笑道你來我也替你篦一篦晴雯道我沒這麼  
樣大福說着拿了錢便捧了簾子出去了寶玉在麝月身  
後麝月對鏡二人在鏡內相視寶玉便向鏡內笑道滿屋

裡就只是他磨牙麝月聽說忙向鏡中擺手寶玉含意忽  
聽唿一聲簾子响晴雯又跑進來問道我怎麼磨牙了借  
們倒得說說麝月笑道你去你的罷何苦來問人了晴雯  
笑道你又護着你們那瞞神弄鬼的我都知知道等我撈回  
本兒來再說話說着一徑出去了這裡寶玉通了頭命麝  
月悄悄的伏侍他睡下不肯驚動襲人一宿無話次日清  
晨起來襲人已是夜間發了汗覺得輕省了些只吃些米  
湯靜養寶玉放了心因飯後走到薛姨媽這邊來閑逛彼  
時正月內學房中放年學閨閣中忌針黹都是閒時因賈  
環也過來頑正遇見寶釵香菱鶯兒三個趕圍棋作耍賈



環兒了也要頑寶釵素昔看他也如寶玉並沒他意今兒聽他要頑讓他上來坐了一處頑一磊十個錢頭一回自己贏了心中十分歡喜誰知後來接連輸了幾盤便有些着急趕着這盤正該自己擲骰子若擲個七點便贏若擲個六點亦該贏鶯兒擲三點就輸了因拿起骰子來狠命一擲一個坐定了五那一個亂轉鶯兒拍着手只叫么賈環便瞪着眼六七八混叫那骰子偏生轉出么來賈環急了伸手便抓起骰子然後就拿錢說是個六點鶯兒便說分明是個么寶釵見賈環急了便瞅鶯兒說道越大越沒規矩難道爺們還賴你還不放下錢來呢鶯兒滿心委曲

見寶釵說不敢出聲只得放下錢來口內嘟囔說一個做爺們還賴我們這幾個錢連我也不放在眼裡前兒和寶二爺頑他輸了那些也沒有着急剩的錢還是幾個小丫頭子們一搶他一笑就罷了寶釵不等說完連忙喝住了賈環道我拿什麼比寶玉你們怕他都和他好都欺負我不是太太養的說着便哭寶釵忙勸他好兄弟快別說這話人家笑話你又罵鶯兒正值寶玉走來見了這般形况問是怎麼了賈環不敢則聲寶釵素知他家規矩凡做兄弟的怕哥哥却不知那寶玉是不要人怕他的他想着兄弟們一併都有父母教訓何必多事反生疎了呢况且我



是正出他是廢出饒這樣看待，還有人背後談論，還禁得  
轄治了他，更有個歎意思存在，心裡你道是何歎意？因他  
自幼姐妹叢中長大，親姐妹有元春、叔伯的有迎春、惜春，  
親戚中又有史湘雲、林黛玉、薛寶釵等人，他便料定天地  
靈淑之氣，只種於女子，男兒們不過是些渣滓濁沫而已，  
因此把一切男子都看成濁物，可有可無，只是父親伯叔  
兄弟之倫，因是聖人遺訓，不敢違忤，只得聽他幾句，所以  
弟兄之間，不過盡其大槩的情理就罷了，並不想自己是  
男子，須要爲子弟之表率，是以賈環等都不怕他，却怕賈  
母，纔讓三分。現今寶釵生怕寶玉教訓他，倒沒意思，便

連忙替賈環掩飾。寶玉道：「大正月裡哭什麼？這裡不好到  
別處頑去，你天天念書，倒念糊塗了。譬如這件東西不好，  
橫豎那一件好，就捨了這件，取那件，難道你守着這件東  
西哭會子就好了？不成，你原來是取樂的，倒招的自己煩  
惱，不如快去呢。」賈環聽了，只得回來。趙姨娘見他這般因  
問是那裡墊了，踹窩來了。賈環便說：「同寶姐姐頑來着，鶯  
兒欺負我，賴我的錢。」寶玉哥哥攆我來了。趙姨娘啐道：「誰  
叫你上高抬盤了？下流沒臉的東西，那裡頑不得？誰叫你  
跑了去討這沒意思？」正說着，可巧鳳姐在廳外過，都聽在  
耳內，便隔牆說道：「大正月裡怎麼了？兄弟們小孩子家一



半點兒錯了。你只教導他說這樣話做什麼。憑他怎麼去。還有太太老爺管他呢。就大口家啐他。他現是主子。不好橫豎有教導他的人。與你什麼相干。環兄弟出來。跟我頑去。賈環素日怕鳳姐。比怕王夫人更甚。聽見叫他忙的出來。趙姨娘也不敢出聲。鳳姐向賈環說道。你也是個沒性氣的東西。時常說給你要吃要喝。要頑要笑。你愛同那一個姐姐。妹妹哥哥。嫂子頑。就同那個頑。你總不聽我的話。反教這些人教你的歪心邪意。狐媚子霸道。自己又不尊重。要往下流裡走。安着壞心。還只怨人家偏心呢。輸了幾個錢。就這麼樣兒。因問賈環你輸了多少錢。賈環見問。只

得諾諾的說道。輸了一二百錢。鳳姐道。虧你還是爺們。輸了一二百錢。就這樣。回頭叫豐兒去取一弔錢來。姑娘們都在後頭頑呢。把他送了頑去。你明兒再這樣下流狐媚子。我先打了你。再叫人告訴學裡。皮不搗了你的。爲你這不尊重你哥哥。恨得牙癢癢。不是我攔着窩心腳。把你的腸子踢出來呢。喝令去罷。賈環諾諾的跟了豐兒。得了錢。自己和迎春等頑去。不在話下。且說寶玉正和寶釵頑笑。忽見人說史大姑娘來了。寶玉聽了。抬身就走。寶釵笑道。等着。偕們兩個一齊走。瞧瞧他去。說着。下了炕。同寶玉來。至賈母這邊。只見史湘雲大笑大說的。見了他兩個。忙問



好厮見正值林黛玉在旁因問寶玉在那裡來寶玉便說在寶姐姐家來黛玉冷笑道我說呢虧在那裡絆住不然早就飛了來了寶玉道只許同你頑替你解悶兒不過偶然去他那裡一遭就說這話黛玉道好沒意思的話去不去管我什麼事又沒叫你替我解悶兒可許你從此不理我呢說着便賭氣回房去了寶玉心跟了來問道好好的又生氣了就是我說錯句話你到底也還坐在那裡和別人說笑一會子又自己來納悶黛玉道你管我呢寶玉笑道我自然不敢管你只是你自己作踐了身子呢黛玉道我作踐了我的身子我死我的與你何干寶玉道何苦來

大正月裡死了活了的黛玉道偏說死我這會子就死你怕死你長命百歲的何如寶玉笑道要像只管這樣的鬧我還怕死呢例不如死了干淨黛玉心道正是了要是這樣鬧不如死了干淨寶玉道我說自家死了干淨別錯聽了話賴人正說着寶釵走來說史大妹妹等你呢說着便推寶玉走了這裡黛玉越發生氣悶向窗前流淚沒兩盞茶時寶玉仍來了黛玉見了越發抽抽噎噎的哭個不住寶玉見了這樣知難挽回打疊起千百樣的款語溫言來勸慰不料自己未張口只聽黛玉先說道你又來作什麼死活憑我去罷了橫豎如今有人和你頑要比我又會又



會作又會寫又會說又會笑又怕你生氣拉了你去你又來作什麼寶玉聽了忙上前悄悄的說道你這個明白人難道連親不隔疎後不僭先也不知道我雖糊塗却明白這兩句話頭一件僭們是姑舅姊妹寶姐姐是兩姨姊妹論親戚他比你疎第二件你先來僭們兩個一桌吃一床睡自小兒一處長大的他是纔來的豈有箇爲他疎我的黛玉啐道我難道叫你疎他我成了什麼人了呢我爲的是我的心寶玉道我也爲的是我的心你的心的心難道就知道你的心絕不知道我的心不成黛玉聽了低頭不語半日說道你只怨人行動嗔怪你了你再不知道你自己慳

人難受就拿今日天氣比分明今兒冷些怎麼你倒脫了青衫披風呢寶玉笑道何嘗不穿着見你一惱我一暴燥就脫了黛玉歎道回來傷了風又該餓着吵吃的了二人正說着只見湘雲走來笑道愛哥哥林姐姐你們天天一處頑我好不容易來了也不理我一理兒黛玉笑道偏是咬舌子愛說話連個二哥哥也叫不上來只是愛哥哥愛哥哥的回來趕圍棋兒又該你鬧么愛三了寶玉笑道你學慣了明兒連你還攻起來呢湘雲道他再不放人一點兒專挑人的不是你自己便比世人好也不犯着見一個打趣一個我指出一個人來你敢挑他麼我就服你黛玉便



問是誰湘雲道你敢挑寶姐姐的短處就算你是個好的  
黛玉聽了冷笑道我當是誰原來是他我那裡敢挑他呢  
寶玉不等說完忙用話分開湘雲笑道這一輩子我自自然  
比不上你我只保佑着明兒得一個咬舌兒林姐夫時時  
刻刻你可聽愛呀厄的去阿彌陀佛那時纔現在我眼裡  
呢說的眾人大笑湘雲忙回身跑了要知端詳且聽下回  
分解

評曰

元妃省親後正月未過無事可寫故叙婢女們賭錢  
以見富貴之家新正熱鬧氣像

借李嬖吵罵寫襲人之能忍卽借襲人之病睡逗起  
麝月晴雯爲後文伏筆

借賈環之稚蠢寫趙姨之妬忌亦是伏筆

鳳姐于李嬖吵罵用好言勸解於趙姨之妬忌則用  
正言彈壓一是愛憐襲人一是憎嫌趙姨而趙姨之  
敢怒而不敢言其結怨亦始于此

借史湘雲之來寫黛玉之賭氣說出不如死了等語  
亦是伏筆

第二十回叙新正瑣碎細事因十八十九回叙過元  
妃省親大事寧府演戲熱鬧必當叙及細事是文章



巨細濃淡相間法

此回全用借筆作伏筆有手揮五絃目送飛鴻之妙

紅樓夢卷二十終

紅樓夢卷二十一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俊襲人嬌嗔箴寶玉 俏平兒軟語庇賈璉

話說史湘雲跑了出來怕林黛玉趕上寶玉在後忙說絆倒了那裏就趕上了林黛玉趕到門前被寶玉叉手在門框上攔住笑道饒他這一遭兒罷林黛玉拉着手說道我要饒了雲兒再不活着湘雲見寶玉攔着門料黛玉不能出來便立住脚笑道好姐姐饒我這遭兒罷却值寶釵來在湘雲身背後也笑道我勸你兩個看寶兄弟面上都丟開手罷黛玉道我不依你們是一氣的都戲弄我不成寶



玉勸道誰敢戲弄你你不打趣他他焉敢說你四人正難  
分解有人來請吃飯方往前邊來那天已掌燈時分王夫  
人李紈鳳姐迎春探春惜春姊妹等都往賈母這邊來大  
家閒話了一回各自歸寢湘雲仍在黛玉房中安歇寶玉  
送他二人到房那天已二更多時襲人來催了幾次方回  
自己房中來睡次早天方明時便披衣鞞鞋往黛玉房中  
來却不見紫鵲翠縷二人只有他姊妹兩個尚卧在衾內  
那黛玉嚴嚴密密裹着一幅杏子紅綾被安穩合目而睡  
那史湘雲却一把青絲拖于枕畔被只齊胸一彎雪白的  
膀子搭於被外又帶着兩個金鐏子寶玉見了歎道睡覺

還是不老實回來風吹了又嚷肩窩疼了一面說一面輕  
輕的替他蓋上林黛玉早已醒了覺得有人就猜着定是  
寶玉因翻身一看果不出所料因說道這早晚就跑過來  
作什麼寶玉說這早晚還早呢你起來瞧瞧黛玉道你先  
出去讓我們起來寶玉出至外間黛玉起來叫醒湘雲二  
人都穿了衣裳寶玉復又進來坐在鏡臺旁邊只見紫鵲  
雪雁進來伏侍梳洗湘雲洗了臉翠縷便拿殘水要潑寶  
玉道站着我趁勢洗了就完了省得又過去費事說着便  
走過來彎腰洗了兩把紫鵲遞過香皂去寶玉道這盆裏  
就不少不用搓了再洗了兩把便要手巾翠縷道還是這



個毛病兒多早晚纔改呢寶玉也不理他忙忙的要青鹽  
漱了牙漱了口完畢見湘雲已梳完了頭便走過來笑道  
好妹妹替我梳上頭湘雲道這可不能了寶玉笑道好妹  
妹你先時怎麼替我梳了呢湘雲道如今我忘了怎麼梳  
呢寶玉道橫豎我不出門又不戴冠子勒子不過打幾根  
辮子就完了說着又千妹妹萬妹妹的央告湘雲只得扶  
過他的頭來一一梳篦在家不戴冠子並不總角只將四  
圍短髮編成小辮往頂心髮上歸了總編一根大辮紅絲  
結住自髮頂至辮梢一路四顆珍珠下面有金墜腳湘雲  
一面編著一面說道這珠子只三顆了這一顆不是的我

記得是一樣的怎麼少了一顆寶玉道丟了一顆湘雲道  
必定是外頭去掉下來不防被人揀了去倒便宜他黛玉  
旁邊冷笑道也不知是真丟也不知是給了人鑲什麼戴  
去了寶玉不答因鏡臺兩邊都是粧奩等物順手拿起來  
賞玩不覺順手拈了胭脂意欲往口邊送又怕湘雲說正  
猶豫間湘雲在身後伸過手來啗的一下將胭脂從他手  
中打落說道不長進的毛病兒多早晚改一語未了只見  
襲人進來見這光景知是梳洗過了只得回來自已梳洗  
忽見寶釵走來因問寶兄弟那裏去了襲人冷笑道寶兄  
弟那裏還有在家的工夫寶釵聽說心中明白又聽襲人



歎道姊妹們和氣也有個分寸禮節也沒有黑夜白日鬧的憑人怎麼勸都是耳旁風寶釵聽了心中暗忖道倒別看錯了這個丫頭聽他說話倒有些見識寶釵便在炕上坐下慢慢的閒言中套問他年紀家鄉等語留神窺察其言語志量深可敬愛一時寶玉來了寶釵方出去寶玉便問襲人道怎麼寶姐姐和你說的這麼熱鬧見我進來就跑了問一聲不答再問時襲人方道你問我麼我那裏知道你們的原故寶玉聽了這話見他臉上氣色非往日可比便笑道怎麼又動了真氣了襲人冷笑道我那裏敢動氣只是你從今別進這屋子了橫豎有人伏侍你再不必

來支使我我仍舊還伏侍老太太去一面說一面便在炕上合眼倒下寶玉見了這般景況深爲駭異禁不住起來勸慰那襲人只管合着眼不理寶玉無了主意因見麝月進來便問道你姐姐怎麼了麝月道我知道麼問你自己便明白了寶玉聽說呆了一回自覺無趣便起身噯道不理我罷我也睡去說着便起身下炕到自己床上睡下襲人聽他半日無動靜微微的打勦料他睡着便起來拿一領斗篷來替他蓋上只聽唿的一聲寶玉便掀過去仍合目粧睡襲人明知其意便點頭冷笑道你也不用生氣從此後我也只當啞了再不說你一聲何如寶玉禁不住起



身問道我又怎麼了，你又勸我，你勸也罷了，剛纔又沒勸我一進來，你就不理我，賭氣睡了，我還摸不着是爲什麼，這會子你又說我惱了，我何嘗聽見你勸我的是什麼話？兒襲人道：你心裏還不明白，還等我說呢。正鬧着，賈母遣人來叫他吃飯，方往前邊來，胡亂吃了幾碗飯，仍回至自己房中，只見襲人睡在外頭炕上，麝月在旁抹骨牌，寶玉素知麝月與襲人親厚，一並連麝月也不理，揭起軟簾，自在裏間來，麝月只得跟進來，寶玉便推他出去說：不敢驚動你們，麝月只得笑着出來，喚兩個小丫頭進來，寶玉拿一本書，歪着看了半天，因要茶，抬頭只見兩個小丫頭在

地下站着，一個大些的生得十分清秀，寶玉便問你叫什麼名字？那丫頭答道：叫蕙香。寶玉又問是誰起的這個名字？蕙香道：我原叫芸香，是花大姐姐改的。寶玉道：止經該叫晦氣罷，咧什麼蕙香呢？又問你姊妹幾個？蕙香道：四個。寶玉道：你第幾個？蕙香道：第四。寶玉道：明日就叫四兒，不必什麼蕙香蘭氣的那一個，配比這些花沒的玷辱了好名好姓的。一面說，一面命他倒了茶來吃。襲人和麝月在外間聽了半日，抿嘴兒笑。這一日寶玉也不出房門，自己悶悶的，只不過拿書解悶，或弄筆墨，也不使喚家人，只叫四兒答應。誰知這個四兒是個乖巧不過的了，頭見寶玉



用他。他便變盡方法籠絡寶玉。至晚飯後寶玉因吃了兩杯酒。眼饒耳熱之餘。若往日則有襲人等大家喜笑有興。今日却冷清清的。一人對燈。好沒興趣。待要趕了他們去。又怕他們得了意。已後越來勸了。若拿出作上人的模樣。鎮唬他們。似乎無情太甚。說不得橫了心。只當他們死了。橫豎自家也要過的。便權當他們死了。毫無牽掛。反能怡然自悅。因命四兒剪燭烹茶。自己看了一回南華經。至外篇胠篋一則。其文曰。故絕聖棄智。大盜乃止。擗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朴鄙。剖斗折衡。而民不爭。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擢亂六律。鑠絕竽瑟。塞瞽曠

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彩。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毀絕鈎繩。而棄規矩。儷工垂之指。而天下始人含其巧矣。看至此意趣洋洋。趁着酒興。不禁提筆續曰。焚花散麝。而閨閣始人含其勸矣。戕寶釵之仙姿。灰黛玉之靈竅。喪滅情意。而閨閣之美惡。始相類矣。彼含其勸。則無參商之虞矣。戕其仙姿。無戀愛之心矣。灰其靈竅。無才思之情矣。彼釵玉花麝者。皆張其羅而穴其隧。所以迷眩纏陷天下者也。續畢擲筆就寢。頭剛着枕。便忽然睡去。一夜竟不知所之。直至天明方醒。翻身看時。只見襲人和衣睡在衾上。寶玉將昨日的事。已付之度外。便推



他說道起來好生睡着看凍了原來襲人見他無曉夜和姊妹厮鬧若真勸他料不能改故用柔情以警之料他不過半日片刻仍復好了不想寶玉一日夜竟不回轉自己反不得主意直一夜沒好生睡今忽見寶玉如此料是他心意回轉便索性不睬他寶玉見他不應便伸手替他解衣剛解開了鈕子被襲人將手推開又自扣了寶玉無法只得拉他的手笑道你倒底怎麼了連問幾聲襲人睜眼說道我也不怎麼你睡醒了你自過那邊房裏去梳洗再遲了就趕不上了寶玉道我過那裏去襲人冷笑道你問我我知道嗎你愛那裏去就過那裏去從今偕們兩個丟

開手省得雞生鵝闖叫別人笑橫豎那邊膩了過來這邊又有個什麼四兒五兒伏侍我們這起東西可是白玷辱了好名好姓的寶玉笑道你今兒還記着呢襲人道一百年還記着呢比不得你拿着我的話當耳旁風夜裏說了早起就忘了寶玉見他嬌嗔滿面情不可禁便向枕邊拿起一根玉簪來一跌兩段說道我再不聽你說就同這簪一樣襲人忙的拾了簪子說道大早起這是何苦來聽不聽什麼要緊也值得這個樣子寶玉道你那裏知道我心裏急襲人笑道你也知道着急麼可知我心裏怎麼樣快起來洗臉去罷說着二人方起來梳洗寶玉往上房去後



誰知黛玉走來見寶玉不在房中因翻弄案上書看可巧便翻出昨見的莊子來看見寶玉所續之處不覺又氣又笑不禁也題筆續一絕云

無端弄筆是何人

勦襲南華莊子文

不悔自家無見識

却將醜語詆他人

題畢也在上房來見賈母後在王夫人處來誰知鳳姐之女大姐兒病了正亂着請大夫診脉大夫說替夫人奶奶們道喜姐兒發熱是見喜了並非別症王夫人鳳姐聽了忙遣人問可好不好大夫回道症雖險却順倒還不妨預備桑蟲猪尾要緊鳳姐聽了登時忙將起來一面打掃房

屋供奉痘疹娘娘一面傳與家人忌煎炒等物一面命平兒打點鋪蓋衣服與賈璉隔房一面又拿大紅尺頭與奶子丫頭親近人等裁衣外面又打掃淨室款留兩位醫生輪流斟酌診脉下藥十二日不放家去賈璉只得搬出外書房來安歇鳳姐與平兒都隨王夫人日日供奉娘娘那賈璉只離了鳳姐便要尋事獨寢了兩夜十分難熬只得暫將小廝內清俊的選來出火不想榮國府內有一個極不成才破爛酒頭厨子名喚多官人見他懦弱無能都喚他作多渾虫因他父母給他娶了一個媳婦今年方二十歲也有幾分人材又兼生性輕薄最喜拈花惹草多渾虫



又不理論只是有酒有肉有錢便諸事不管了所以甯榮二府之人都得入手因這媳婦妖嬈異常輕浮無比衆人都呼他作多姑娘兒如今賈璉在外熬煎在日也見過這媳婦垂涎久了只是內懼嬌妻外懼嬖童不會下得手那多姑娘兒也有意于賈璉只恨沒空今聞賈璉搬在外書房來他便沒事也要走三四輪去招惹賈璉似饑鼠一般少不得和心腹的小廝們計議多以金帛相許焉有不允之理况都和這媳婦是舊友一說便成是夜多渾虫醉倒在炕二鼓人定賈璉便溜進來相會一見面早已神魂失據也不及情談款敘便寬衣動作起來誰知這媳婦有天

生的奇趣一經男子挨身便覺遍體筋骨癱軟使男子如臥綿上更兼淫態浪言壓倒娼妓賈璉此時恨不得渾身化在他身上那媳婦故作浪語在下說道你家女兒出花兒供着娘娘你也該忌兩日倒爲我腌臢了身子快離了我這裏罷賈璉一面大動一面喘吁吁答道你就是娘娘那裏還管什麼娘娘那媳婦越浪起來賈璉不禁醜態畢露一時事畢兩個又盟山誓海難捨難分自此後遂成相契一日大姐毒盡癩回十二日後送了娘娘合家祭天祀祖宗還愿焚香慶賀放賞已畢賈璉仍復搬進臥室見了鳳姐正是俗語云新婚不如遠別更有無限恩愛自不必



細說次日早起鳳姐往上房裏去後平兒收拾外邊拿起來的衣服鋪蓋不承望枕套中抖出一絛青絲來平兒會意忙藏在袖內便走至這邊房內拿出頭髮來向賈璉笑道這是什麼賈璉一見連忙搶上來要奪平兒便跑被賈璉一把揪住按在炕上從手中來奪平兒笑道你是沒良心的我好意瞞着他來問你你到賭狠等他回來我告訴了看你怎麼樣賈璉聽說忙陪笑央求道好人你賞我罷我再不敢賭狠了一語未了只聽鳳姐聲音進來賈璉聽見鬆了不是搶又不是只叫好人別叫他知道平兒纔起身鳳姐已走進來命平兒快開匣子替太太找樣子平兒

忙答應了我時鳳姐見了賈璉忽然想起來便問平兒前日拿出去的東西都收進來沒有平兒道收進來了鳳姐道可少什麼沒有平兒道細細查了並沒少一件兒鳳姐又道可多什麼沒有平兒笑道不少就罷了怎麼還有得多出來鳳姐又笑道這個半月難保干淨或者有相厚的丟下的東西戒指汗巾等物亦未可定一席話說的賈璉臉都黃了在鳳姐身後只望着平兒殺雞抹脖子使眼色求他遮蓋平兒只作看不見因笑道怎麼我的心就和奶奶一樣我就怕有這麼的留神搜了一搜竟一點破綻也沒有奶奶不信親自搜一搜鳳姐笑道傻丫頭他便有這



些東西那裏就叫偕們搜着說着拿了樣子去了平兒指  
着鼻子搖着頭兒笑道這件事你該怎麼謝我呢喜得賈  
璉眉開眼笑跑過來攬着心肝腸兒肉兒亂叫平兒手裏  
拿着頭髮笑道這是一輩子的把柄兒好就好不好偕們  
就抖出這個來賈璉笑着央告道你好生收着罷千萬可  
別叫他知道口裏說着瞅他不提防一把便搶過來笑道  
你拿着終是禍胎不如我燒了就完了事了一面說一面  
掖在靴掖子內平兒咬牙道沒良心的過了河兒就折橋  
明兒還想我替你撒謊呢賈璉見他嬌俏動情便攬着求  
歡平兒奪手跑了出來急得賈璉彎着腰恨道死促狹小

媳婦兒一定派上人的火來他又跑了平兒在廳外笑道  
我派我的誰叫你動火難道圖你受用叫他知道了又不  
肯貸我呀賈璉道你不用怕他等我性子上來把這醋確  
子打個稀爛他纔認得我呢他防我像防賊似的只許他  
同男子說話不許我和女人說話我和女人說話畧近些  
他就疑惑他不論小叔子姪兒大的小的說說笑笑就不  
怕我吃醋了已後我也不許他見人平兒道他醋你使得  
你醋他使不得他原行的正走的正你行動便有壞心連  
我也不放心別說他呀賈璉道你兩個一口賊氣都是你  
們行的是我凡行動都有壞心多早晚纔叫你們都死在



我手裏呢，一句未了，鳳姐走進院來，因見平兒在牕外，就問道：「要說話，怎麼不在屋裏？」跑出來，隔着牕子，是什麼意思？賈璉在內接嘴道：「你可問他，倒像屋裏有老虎吃他呢。」平兒道：「屋裏一個人沒有，我在他跟前作什麼？」鳳姐笑道：「正是沒人，纔好呢。」平兒聽說，便道：「這話是說我麼？」鳳姐便笑道：「不說你說誰？」平兒道：「別叫我說出好話來了，說着也不打簾子，一徑往那邊去了。」鳳姐自掀簾子進來說道：「平兒了頭瘋魔了，這蹄子認真要降伏起我來了，仔細你的皮要緊。」賈璉聽了，倒在炕上拍手笑道：「我竟不知平兒這麼利害，從此倒服了他了。」鳳姐道：「都是你興的，他我只和你算帳就完了。」賈璉聽了，啐道：「你兩個不睦，又拿我來墊喘兒。」我躲開你們，鳳姐道：「我看你躲到那裏去？」賈璉道：「我有處去，說着就走。」鳳姐道：「你別走，我有話和你說呢，不知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評曰

天色纔明，寶玉卽披衣鞞鞋，往黛玉房中，描出寶玉。夜間雖睡在自己房中，却一心只在黛玉。湘雲處與西廂梵王宮殿月輪高句一樣筆法。

湘雲剩水殘香，寶玉以爲鮮潔，非常描盡意淫二字。湘雲替寶玉梳頭，查看失珠一顆，暗補從前梳洗已



非一次

寶釵聽襲人說話有心賞識留神探問爲後文伏筆  
且暗寫寶釵端重與湘雲黛玉不同

四兒總伺候寶玉便想設法籠絡已伏將來被攆之  
由

寶玉續南華經雖是一時興趣却是後來勘破根苗  
但此時寶玉在忽迷忽悟之時且欲釵玉花麝自己  
焚散戕滅並非自能解脫故隨卽斷簪立誓仍纏綿  
于色魔也

黛玉題詩訊誚說不悔自家無見識駁得極是此卽

作者之意

賈璉私通多兒爲後來私通鮑二妻及私娶尤二姐  
引子

平兒搜得頭髮旣壓服主人又卽以示恩真是可人  
賈璉說不論小叔小姪兒說說笑笑却也看出破綻  
平兒說別叫我說出好話來是皮裡陽秋

紅樓夢卷二十一終

紅樓夢

第二十一回

十三



紅樓夢卷二十一

詞庭王希廉雪香評

聽曲文寶玉悟禪機

製燈謎賈政悲識語

話說賈璉聽鳳姐兒說有話商量因止步問是何話鳳姐道二十一薛妹妹的生日你倒底怎麼樣賈璉道我知道怎麼樣你連多少大生日都料理過了這會子倒沒有主意了鳳姐道大生日是有一定的規例如今他這生日大又不是小又不是所以和你商量賈璉聽了低頭想了半日道你竟糊塗了現有比例那林妹妹就是例往年怎麼給林妹妹做的如今也照依給薛妹妹做就是了鳳姐



聽了冷笑道：「我難道這個也不知道，我原也這麼想定了。但昨日聽見老太太說問起大家的年紀生日來，聽見薛大妹妹今年十五歲，雖不是整生日，也算得將笄之年。老太太說要替他做生日，自然與往年給林妹妹的不同了。賈璉道：「既如此，就比林妹妹的多增些。」鳳姐道：「我也這麼想着，所以討你的口氣。我若私自添了東西，你又怪我不告訴明白你了。」賈璉笑道：「罷罷，這空頭情我不領，你不盤察我就設了。」我還怪你說着一徑去了，不在話下。且說史湘雲住了兩日，因要回去，賈母因說等過了你寶姐姐的生日，看了戲再回去。史湘雲聽了，只得住下，又一面遣人

回去將自己舊日作的兩件絨線活計取來，爲寶釵生辰之儀。誰想賈母自見寶釵來了，喜他穩重和平，正值他纔過第一個生辰，便自己蠲資二十兩，喚了鳳姐來交與他，備酒戲。鳳姐奏趣笑道：「一個老祖宗給孩子們做生日，不拘怎樣，誰還敢爭？又辦什麼酒席？既高興，要熱鬧，就說不得自己花費幾兩老庫裏的體己。這早晚找出這霉爛的二十兩銀子來做東，意思還叫我們賠上，果然拿不出來也罷了。金的銀的圓的扁的，壓塌了箱子底，只是累指我們舉眼看看，誰不是你老人家的兒女？難道將來只有寶兄弟頂你老人家上五臺山不成？那些東西只畱與他。」



紅樓夢  
們如今雖不配使也別苦了我們這個設酒的設戲的說  
的滿屋裏都笑起來賈母亦笑道你們聽聽這嘴我也算  
會說的了怎麼說不過這猴兒你婆婆也不敢強嘴你就  
和我唧唧唧唧鳳姐笑道我婆婆也是一樣的疼寶玉我  
也沒處去訴冤倒說我強嘴說着又引賈母笑了一會賈  
母十分喜悅到晚上衆人都在賈母前定省之餘大家娘  
兒姊妹等說笑時賈母因問寶釵愛聽何戲愛吃何物寶  
釵深知賈母年老人喜熱鬧戲文愛吃甜爛之物便總依  
賈母素喜者說了一遍賈母更加喜歡次日先送過衣服  
玩物去王夫人鳳姐黛玉等諸人皆有隨分的不須細說

崑山  
弋陽

至二十一日就賈母內院搭了家常小巧戲臺定了一班  
新出小戲崑弋兩腔俱有就在賈母上房擺了幾席家宴  
酒席並無一個外客只有薛姨媽史湘雲寶釵是客餘者  
皆是自己人這日早起寶玉因不見林黛玉便到他房中  
來尋只見黛玉歪在炕上寶玉笑道起來吃飯去就開戲  
了你愛聽那一齣我好點黛玉冷笑道你既這樣說你就  
特叫一班戲揀我愛的唱與我聽這會子犯不上借着光  
兒問我寶玉笑道這有什麼難的明兒就這樣行也叫他  
們借着借們的光兒一面說一面拉他起來攜手出去吃  
了飯點戲時賈母一面先叫寶釵點寶釵推讓一遍無法



只得點了一齣西遊記。賈母自是歡喜，然後便命鳳姐點鳳姐。雖有王夫人在前，但因賈母之命，不敢違拗。且知賈母喜熱鬧，更喜謔笑科誨，便先點了一齣，却是劉二當衣。賈母果真更又喜歡，然後便命黛玉點。黛玉又讓王夫人等先點。賈母道：「今兒原是我特帶着你們取樂，偕們只管偕們的，別理他們。我巴巴的唱戲擺酒爲他們不成，他們在這裏白聽白吃，已經便宜了，還讓他們點戲呢。」說着大家都笑。黛玉方點了一齣，然後寶玉、史湘雲、迎春、探春、惜春、李紈等俱各點了。按齣扮演，至上酒席時，賈母又命寶釵點。寶釵點了一齣魯智深醉鬧五台山。寶玉道：「你只好

點這些戲。」寶釵道：「你白聽了這幾年戲，那裏知道這齣戲的好處。排場又好，詞藻更妙。」寶玉道：「我從來怕這些熱鬧戲。」寶釵笑道：「要說這一齣熱鬧，還算你不知戲呢。你過來，我告訴你。這一齣戲是一套北點絳唇，鏗鏘頓挫，那音律不用說是好的了。只那詞藻中有一隻寄生草，填得極妙。你何曾知道寶玉見說的這般好，便奏近來央告好姐姐，念與我聽聽。」寶釵便念道：

漫搵英雄淚，相離處士家。  
謝慈悲，剃度在蓮臺下。  
沒緣法，轉眼分離乍。  
赤條條來去無牽掛，  
那裏討烟蓑雨笠，捲單行一任俺芒鞋破鉢隨緣化。



寶玉聽了喜的拍膝搖頭稱賞不已。又讚寶釵無書不知林黛玉道：「安靜看戲罷，還沒唱山門，你就粧瘋了。」說的湘雲也笑了。於是大家看戲到晚方散。賈母深愛那做小丑的，與一個做小丑的，因命人帶進來。細看時，一發可憐兒。因問年紀，那小丑纔十一歲，小丑纔九歲。大家歎息了一回。賈母令人另拿些肉菓與他兩個，又另賞錢兩吊。鳳姐笑道：「這個孩子扮上活像一個人，你們再看不出寶釵心內也知道只點點頭不說。寶玉也點了點頭，亦不敢說。史湘雲便接口道：『倒像林姐姐的模樣。』寶玉聽了，忙把湘雲瞅了一眼，使個眼色。眾人聽了這話，面神細看都笑起來。」

了說果然像得狠。一時散了，晚間湘雲便命翠縷把衣包收拾了，翠縷道：「忙什麼？等去的那日包也不遲。」湘雲道：「明早就走，還在這裏做什麼？看人家的嘴臉。」寶玉聽了這話，忙近前說道：「好妹妹，你錯怪了我。林妹妹是個多心的人，別人分明知道不肯說出來，也皆因怕他惱。誰知你不防頭，就說了出來，他豈不惱我？我怕你得罪了人，所以總使眼色。你這會子惱了我，豈不辜負了我？若是別個，那怕他得罪了十個人，與我何干呢？」湘雲捧手道：「你那花言巧語，別望着我說。我也原不如你林妹妹，別人拿他取笑，都使得。只我說了，就有不是我。我原不配說他，他是主子小姐，我是



奴才了頭得罪了他了。寶玉急的說道：我倒是爲你爲出，不是來了，我要有壞心，立刻化成灰，教萬人踐踏。湘雲道：大正月裏，少信口胡說。這些沒要緊的惡誓，散語歪話，說給那些小性兒行動，愛惱人，會轄治你的人聽去，別叫我啐你。說着，至賈母裏間屋裏，念念的躺着去了。寶玉沒趣，只得又來尋黛玉。誰知纔進門，便被黛玉推出來，將門關上了。寶玉又不解何故，在牕外只是低聲叫好妹妹。黛玉總不理他。寶玉悶悶的垂頭不語。襲人早知端的，當此時再不能勸那寶玉，只呆呆的站着。黛玉只當他回去了，却開了門，只見寶玉還站在那裏。黛玉不好再閉門，寶玉因

隨進來問道：凡事都有個緣故，說來人也不委曲。好好的就惱了，到底是爲什麼？起黛玉冷笑道：問的我倒好，我也不知爲什麼。我原是給你們取笑的，拿着我比戲子，給眾人取笑。寶玉道：我並沒有比你，也並沒有笑你爲什麼。惱我呢？黛玉道：你還要比，你還要笑，你不比不笑，比人家比了，笑了的，還利害呢？寶玉聽說無可分辯，黛玉又道：這一節還可恕，再者你爲什麼？又和雲兒使眼色，這安的是什麼心？莫不是他和我頑，就自輕自賤了？他是公侯的小姐，我們原是貧民家的了，頭他和我頑，設如我回了口，豈不是他自惹輕賤？你是這個主意，不是你却也是好心，只是



那一個不領你的情一般也惱了你又拿我作情倒說我小性兒行動肯惱人你又怕他得罪了我我惱他與你何干他得罪了我又與你何干寶玉聽了知方纔與湘雲私談他也聽見了細想自己原爲怕他二人生隙故在中間調停不料自己反落了兩處的貶謗正與前日所看南華經內巧者勞而智者憂無能者無所求蔬食而遨遊汎若不繫之舟又曰山木自寇源泉自盜等句因此越想越無趣再細想來如今不過這幾個人尙不能應酬妥協將來猶欲何爲想到其間也無庸分辯自己轉身回房林黛玉見他去了便知回思無趣賭氣去了一言也不會發不禁

自己越添了氣便說這一去一輩子也別來了也別說話那寶玉不理竟回來躺在床上只是悶嚼吐的襲人深知原委不敢就說只得以他事來解說因笑道今見看了戲又勾出幾天戲來寶姑娘一定要還席呢寶玉冷笑道他還不還與我什麼相干襲人見這話不似往日口吻因又笑道這是怎麼說好好的大正月裡娘兒們姊妹們都喜歡歡你又怎麼這個行景了寶玉冷笑道他們娘兒們姊妹們歡喜不歡喜也與我無干襲人笑道他們隨和你也隨和些豈不大家喜歡寶玉道什麼大家彼此他們有大家彼此我只是赤條條無牽掛的言及此句不覺淚下



襲人見此景况不敢再說寶玉細想這一句意味不禁大哭起來翻身站起來至案邊提筆立占一偈云

你證我證

心證意證

是無有證

斯可云證

無可云證

是立足境

寫畢自己雖解悟又恐人看此不解因又填一隻寄生草寫在偈後又念一過自覺心中無有掛碍便上床睡了誰知黛玉見寶玉此番果斷而去假以尋襲人為由來視動靜襲人回道已經睡了黛玉聽了就想回夫襲人笑道姑娘請站着有一個字帖兒瞧瞧是什麼話便將寶玉方纔所寫的與黛玉看黛玉看了知寶玉為一時感忿而作不

覺可笑可歎便向襲人道作的是頑意見無甚關係說畢便拿了回房去與湘雲同看次日又與寶釵看寶釵念其

詞曰

無我原非你從他不解伊肆行無碍憑來去茫茫着甚悲愁喜紛紛說甚親疏密從前碌碌却因何到如今回頭試想真無趣

看畢又看那偈語又笑道這個人悟了都是我的不是是我昨兒一支曲子惹出來的這些道書機鋒最能移性明兒認真起來說些瘋話存了這個念頭豈不是從我這一支曲子起我成了個罪魁了說着便撕了個粉碎遞與了



頭們叫快燒了。黛玉笑道：「不該撕了，等我問他，你們跟我來。」包管叫他收了這個痴心。那說三人果往寶玉屋裏來。黛玉先笑道：「寶玉，我問你：至貴者寶，至堅者玉，爾有何貴？」爾有何堅？寶玉竟不能答。二人笑道：「這樣愚鈍，還參禪呢？」相雲也拍手笑道：「寶哥哥可輸了。」黛玉又道：「你那偈末云：無可云證，是立足境，固然好了；只是據我看來，還未盡善。我還續兩句在後，因念云：無立足境，方是干淨。」寶釵道：「實在這方悟徹。」當日南宗六祖惠能初尋師至韶州，聞五祖宏忍在黃梅，他便充役火頭僧。五祖欲求法嗣，令徒弟諸僧各出一偈。上座神秀說道：「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勤拂拭，莫使有塵埃。彼時惠能在廚房碓米，聽了這偈，說道：「美則美矣，了則未了。因自念一偈曰：菩提本非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染塵埃。」五祖便將衣鉢傳他。今兒這偈云亦同此意了，只是方纔這句機鋒，尙未完全了結。這便丟開手不成？」黛玉笑道：「他不能答，就算輸了。」這會子答上了，也不爲出奇了。只是以後再不許談禪了。連我們兩個所知所能的，你還不知不能呢。還去參禪呢？寶玉自己以爲覺悟，不想忽被黛玉一問，便不能答。寶釵又比出語錄來，此皆素不見他們能者。自己想了一想，原來他們比我的知覺在先，尙未解悟我。如今何必自尋苦惱？」

時勤拂拭，莫使有塵埃。彼時惠能在廚房碓米，聽了這偈，說道：「美則美矣，了則未了。因自念一偈曰：菩提本非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染塵埃。」五祖便將衣鉢傳他。今兒這偈云亦同此意了，只是方纔這句機鋒，尙未完全了結。這便丟開手不成？」黛玉笑道：「他不能答，就算輸了。」這會子答上了，也不爲出奇了。只是以後再不許談禪了。連我們兩個所知所能的，你還不知不能呢。還去參禪呢？寶玉自己以爲覺悟，不想忽被黛玉一問，便不能答。寶釵又比出語錄來，此皆素不見他們能者。自己想了一想，原來他們比我的知覺在先，尙未解悟我。如今何必自尋苦惱？」



想畢便笑道：「誰又叅禪，不過是一時的頑話兒罷了。」說畢，四人仍復如舊。忽然人報：「娘娘差人送出一個燈謎來。」命他們大家去猜猜。後每人也作一個送進去。四人聽說忙出來。至賈母上房，只見一個小太監拿了一盞四角平頭白紗燈，端爲燈謎而製。上面已有了一個。衆人都爭看。亂猜。小太監又下諭道：「衆小姐猜着，不要說出來。每人只暗暗的寫了一齊封送進去。候娘娘自驗。是否寶釵聽了，近前一看，是一首七言絕句，並無新奇。口中少不得稱讚。只說難猜，故意尋思。其實一見早猜着了。寶玉、黛玉、湘雲、探春四個人也都解了。各自暗暗的寫了一，並將賈環、賈蘭等傳來，一齊各揣心機猜了。寫在紙上。然後各人拈一物作成一謎，恭楷寫了，掛于燈上。太監去了。至晚出來傳諭道：「前日娘娘所製，俱已猜着。惟二小姐與三爺猜的，不是。小姐們作的也都猜了。不知是否。說着也將寫的拿出來。也有猜着的，也有猜不着的。太監又將頒賜之物送與猜着之人。每人一個宮製詩筒，一柄茶筴。獨迎春、賈環二人未得迎春自以爲頑笑小事，並不介意。賈環便覺得沒趣。且又聽太監說三爺所作，這個不通。娘娘也沒猜着。叫我帶回問三爺是個什麼。衆人聽了都來看他作的是什麼。」

寫道：



大哥有角只八個

二哥有角只兩根

大哥只在床上坐

二哥愛在房上蹲

衆人看了大發一笑。賈環只得告訴太監說是一個枕頭。一個獸頭。太監記了領茶而去。賈母見元春這般有興，自己一發喜樂，便命速作一架小巧精緻圍屏燈來設于堂屋。命他姊妹們各自暗暗的做了寫出來粘在屏上。然後預備下香茶細菓，以及各色玩物爲猜着之賀。賈政朝罷見賈母高興，况在節間，晚上也來承歡取樂。上面賈母、賈政、寶玉一席，王夫人、寶釵、黛玉、湘雲又一席，迎春、探春、惜春三人又一席，俱在下面。地下婆子丫鬟站滿。李宮裁王

熙鳳二人在裏間又一席。賈政因不見賈蘭，便問怎麼不見蘭哥兒。地下女人們忙進裏間問李氏。李氏起身笑着回道：他說方纔老爺並沒去叫他，他不肯來。婆子回覆了賈政。衆人都笑說：天生的牛心古怪。賈政忙遣賈環與兩個婆子將賈蘭喚來。賈母命他在身邊坐了。抓菓子與他吃。大家說笑取樂。往常間只有寶玉長談濶論，今日賈政在這裏便唯唯而已。餘者湘雲雖係閨弱質，却素喜談論。今日賈政在席也自掛口禁語。黛玉本性嬌懶，不肯多話。寶釵原不妄言輕動，便此時亦是坦然自若。故此一席雖是家常取樂，反見拘束。賈母亦知因賈政一人在此所



致酒過三巡便攆賈政去歇息賈政亦知賈母之意攆了他去好讓他姊妹兄弟們取樂因陪笑道今日原聽見老太太這裏大設春燈雅謎故也備了絲禮酒席特來入會何疼孫子孫女之心便不畧賜與兒子半點賈母笑道你在這裏他們都不敢說笑沒的倒教我悶的慌你要猜謎我便說一個你猜猜不着是要罰的賈政忙笑道自然受罰若猜着了也要領賞呢賈母道這個自然便念道

猴子身輕站樹稍

打一菓名

賈政已知是荔枝故意亂猜罰了許多東西然後方猜着了也得了賈母的東西然後也念一個燈謎與賈母猜念

道

身自端方

體自堅硬

雖不能言

有言必應

打一用物

說畢便悄悄的說與寶玉寶玉會意又悄悄的告訴了賈母賈母想了一想果然不差便說是硯台賈政笑道到底是老太太一猜就是回頭說快把賀彩獻上來地下婦女答應一聲大盤小盒一齊捧上賈母逐件看去都是燈節下所用所頑新巧之物心中甚喜遂命給你老爺斟酒寶玉執壺迎春送酒賈母因說你瞧瞧那屏上都是他姐兒



們做的再猜一猜我聽賈政答應起身走至屏前只見第一一個是元妃的寫着道

能使妖魔胆盡摧

身如束帛氣如雷

一聲震得人方恐

回首相看已化灰

打一物

賈政道這是爆竹呢寶玉答道是賈政又看迎春的道

天運人功理不窮

有功無運也難逢

因何鎮日紛紛亂

只爲陰陽數不同

打一用物

賈政道是算盤迎春笑道是又往下看是探春的道

階下兒童仰面時

清明粧點最堪宜

遊絲一斷渾無力

莫向東風怨別離

打一物

賈政道好像風箏探春道是賈政再往下看是黛玉的道

朝罷誰攜兩袖烟

琴邊衾裏兩無緣

曉籌不用雞人報

五夜無煩侍女添

焦首朝朝還暮暮

煎心日日復年年

光陰荏苒須當惜

風雨陰晴任變遷

打一物

賈政道這個莫非更香寶玉代言道是賈政又看道



南面而坐北面而朝象憂亦憂象喜亦喜

打一物

賈政道好好我猜鏡子妙極寶玉笑回道是賈政道這一個却無名字是誰做的賈母道這個大約是寶玉做的賈政就不言語往下再看寶釵的道是

有眼無珠腹內空

荷花出水喜相逢

梧桐葉落分離別

恩愛夫妻不到冬

打一物

賈政看完心內自忖道此物還到有限只是小小年紀作此等言語更覺不祥看來皆非福壽之輩想到此處愈覺

煩悶大有悲戚之狀只是垂頭沉思賈母見賈政如此光景想到他身體勞乏又恐拘束了他眾姊妹不得高興頑耍即對賈政道你竟不必在這裏了安歇去罷讓我們再坐一會子也就散了賈政一聞此言連忙答應幾個是又勉強勸了賈母一回酒方纔退出去了回至房中只是思索番來覆去甚覺悽惋這裏賈母見賈政去了便道你們樂一樂罷一語未了只見寶玉跑至圍屏燈前指手畫脚信口批評這個這一句不好那個破的不恰當如同開了鎖的猴子一般黛玉便道還像方纔大家坐着說說笑笑豈不斯文些兒鳳姐自裏間屋裏出來插口說道你這個



紅樓夢  
人就該老爺每日合你寸步不離才好。剛纔我忘了爲什麼不當着老爺攛掇，叫你作詩謎兒。這會子不怕你不出汗呢？說的寶玉急了，拉着鳳姐兒厮纏了一會。賈母又與李宮裁並衆姊妹等說笑了一會子，也覺有些困倦。聽了聽已交四鼓了，因命將食物撤去，賞與衆人隨起身道：「我們安歇罷。明日還是節呢，該當早起。明日晚上再頑罷。于是衆人散去，再聽下回分解。」

評曰

寶釵生日賈母獨捐資辦戲已見賈母屬意寶釵

黛玉悶睡房中必待寶玉拉起然後出來是暗寫醋

意

寶釵點醉鬧五臺山念出寄生草一曲分明是寶玉後來避入空門樣子

史湘雲心直口快說出小旦像黛玉當下並不提黛玉着惱直至人散後方說破而黛玉惱湘雲光景已活現紙上妙極。若于席間露出則與賈母特辦戲酒面上不好收拾。此文章於事後追神法。寶玉一偈一詞却已入悟境，不過尙有人我相若。後文六祖之偈真是離一切諸相。

黛玉續偈之無立足境方是乾淨固爲超脫而其不



壽亦于此可見

寶釵引語錄是不要寶玉談禪但以冰阻水冰消水長恐寶玉禪心因此更深不特寄生草一曲悞了寶玉也是文章暗深一層法

各人燈謎就是各人的小照與紅樓夢曲遙遙照應寶釵燈謎是竹夫人

第二十二回於慶壽賞燈熱鬧中插入禪機識謎如夏至炎熱一陰已生直與造化同功

紅樓夢卷二十二終

紅樓夢卷二十三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西廂記妙詞通戲語

牡丹亭艷曲警芳心

話說賈元春自那日幸大觀園回宮去後便命將那日所有的題咏命探春依次抄錄妥協自己編次敘其優劣又令在大觀園勒石爲千古風流雅事因此賈政命人各處選拔精工名匠大觀園磨石鐫字賈珍率領賈蓉賈萍等監工因賈薈又管理着文官等十二個女戲子並行頭等事不得空閒因此又將賈薈賈菱喚來監工一日燙蠟釘硃動起手來這也不在話下且說那個玉皇廟並達摩菴



兩處一班的十二個小沙彌並十二個小道士如今挪出大觀園來賈政正想發到各廟去分住不想後街上住的賈芹之母周氏正打算到賈政這邊謀一個大小事件與兒子管管也好弄些銀錢使用可巧聽見這邊有事便坐車來求鳳姐鳳姐因見他素日不大拿班做勢的便依允了想了幾句話便回王夫人說這些小和尚道士萬不可打發到別處去一時娘娘出來就要應承的倘或散了若再用時可又費事依我的主意不如將他們都送到家廟鐵檻寺去月間不過派一個人拿幾兩銀子去買柴米就是了說聲用走去叫一聲就來一點兒不費事王夫人聽

了便商之於賈政賈政聽了笑道倒是提醒了我就是這樣即時喚賈璉賈璉正同鳳姐吃飯一聞呼喚放下飯便走鳳姐一把拉住笑道你且站住聽我說話若是別的事我不管若是爲小和尚小道士們的那事好歹依我這麼着如此這般教了一套話賈璉笑道我不知道你有本事你說去鳳姐聽說把頭一梗把筷子一放腮上帶笑不笑的瞅着賈璉道你當真還是頑話兒賈璉笑道西廊下五嫂子的兒子芸兒來求了我兩三遭要件事管管我應了叫他等着好不容易出來這件事你又奪了去鳳姐兒笑道你放心園子東北角上娘娘說了還叫多多的種松柏樹



樓底下還叫種些花草等這件事出來我包管叫芸兒管這工程賈璉道果然這樣也倒罷了但只一件昨日晚上我不過是要改個樣兒你就扭手扭腳的鳳姐聽了嗤的一聲笑了向賈璉啐了一口低下頭便吃飯賈璉一徑笑着去了走到前面見了賈政果然是爲小和尚的事賈璉便依了鳳姐的主意說道看來芹兒到大大的出息了這件事竟交與他去管辦橫豎照在裏頭的規例每日叫芹兒支領就是了賈政原不大理論這些小事聽賈璉如此說便依允了賈璉回至房中告訴鳳姐鳳姐卽命人去告訴周氏賈芹便來見賈璉夫妻感謝不盡鳳姐又做情先

支三個月的費用叫他寫了領字賈璉批票畫了押登時發了對牌出去銀庫上按數發出三個月的供給來白花銀三百兩賈芹隨手拈了一塊與掌平的人叫他們吃了茶罷于是命小廝拿了回家與母親商議登時僱個腳車自己騎又僱幾輛車子至榮國府角門前喚出二十四個人來坐上車子一徑往城外鐵檻寺去了當下無話如今且說賈元春在宮中編大觀園題咏之後忽想起那園中的景致自從幸過之後父親必定謹敬封鎖不叫人進去豈不辜負此園况家中現有幾個能詩會賦的姊妹們何不叫他們進去居住也不使佳人落魄花柳無顏却又想



寶玉自幼在姊妹叢中長大，不比別的兄弟，若不叫他進去，又怕冷落了，他恐祖母與母親心上不喜，須得也叫他進去居住。方安命、太監、夏忠到榮府下一道諭命，寶釵等在園中居住，不可封錮。命寶玉也隨進去讀書。賈政王夫人接了諭命，夏忠去後，便回明賈母，遣人進去各處收拾。打掃安設簾幔床帳，別人聽了，還猶自可。惟寶玉喜之，不勝。正和賈母盤算要這個，要那個，忽見了環來說老爺叫寶玉。寶玉呆了半晌，登時掃了興，臉上轉了色，便拉着賈母扭扭的扯股兒，糖似的死也不敢去。賈母只得安慰他道：「好寶貝，你只管去有我呢，他不敢委曲了你。況你做了這

篇好文章，想是娘娘叫你進園去住，他吩咐你幾句話，不過是怕你在裏頭淘氣，他說什麼，你只好生答應着就是了。一面安慰，一面喚了兩個老嫗來吩咐好生帶了寶玉去，別叫他老子唬着他。老嫗答應了，寶玉只得前去一步挪不了三寸，蹭到這邊來。可巧賈政在王夫人房中商議事情，金釧兒、彩雲、彩鳳、繡鸞、繡鳳等衆，頭都在廊簷下站着呢。一見寶玉，都抿着嘴兒笑他。金釧一把拉着寶玉，悄悄的說道：「我這嘴上是總擦的香漬的胭脂，你這會子可吃不吃了？」彩雲一把推開金釧，笑道：「人家心裏正不自在，你還要奚落他。趁這會子喜歡，快進去罷。」寶玉只



得挨門進去原來賈政和王夫人都在裏間呢趙姨娘打起簾子寶玉挨身而入只見賈政和王夫人對坐在炕上說話地下一排椅子迎春探春惜春賈環四人都坐在那裏一見他進來惟有探春惜春和賈環站了起來賈政一舉目見寶玉站在跟前神彩飄逸秀色奪人又看見賈環人物委瑣舉止粗糙忽又想起賈珠來再看看王夫人只有這一個親生的兒子素愛如珍自己的鬍鬚將已蒼白因這幾年上把平日嫌惡寶玉之心不覺減了八九分半响說道娘娘吩咐你說日日在外遊嬉漸次疎懶如今叫禁管你同姐妹們在園裏讀書你可好生用心習學再不

守分安常你可仔細寶玉連連答應了幾個是王夫人便拉他在身邊坐下他姊弟三人依舊坐下王夫人摸索着寶玉的脖項說道前兒的丸藥都吃完了沒有寶玉答應道還有一丸王夫人說明早再取十九來天天臨睡時候叫襲人伏侍你吃了再睡寶玉道自從太太吩咐了襲人天天臨睡打發我吃的賈政便問道誰叫襲人王夫人道是個丫頭賈政道丫頭不拘叫個什麼罷了是誰起這樣刁鑽的名字王夫人見賈政不自在了便替寶玉掩飾道是老太太起的賈政道老太太如何曉得這樣的話一定是寶玉寶玉見瞞不過只得起身回道因素日讀詩會記



古人有句詩云花氣襲人知晝暖因這了頭姓花便隨意起的王夫人忙向寶玉說道你回去改了罷老爺也不用爲這小事生氣賈政道其實也無妨碍不用改只可見寶玉不務正專在這些濃詞艷詩上做工夫說畢斷喝了一聲作孽的畜生還不出去王夫人也忙道去罷去罷怕老太太等吃飯呢寶玉答應了慢慢的退出去向金釧兒笑着伸伸舌頭帶着兩個老嫗嫗一溜烟去了剛剛至穿堂門只見襲人倚門而立見寶玉平安回來堆下笑來問道叫你做什麼寶玉告訴沒有什麼不過怕我進園淘氣吩咐吩咐一面說一面回至賈母跟前回明原委只見林黛玉

玉正在那裏寶玉便問他你住在那一處好黛玉正盤算這事忽見寶玉一問便笑道我心裏想着瀟湘館好我愛那幾竿竹子隱着一道曲欄比別處幽靜寶玉聽了拍手笑道正合我的主意我也要叫你那裏去住我就在怡紅院偕們兩個又近又都清幽二人正計議就有賈政遣人來回賈母說二月二十二是好日子哥兒姐兒們好搬進去的這幾日內遣人進去分派收拾薛寶釵住了蘅蕪苑林黛玉住了瀟湘館賈迎春住了綴錦樓探春住了秋掩書齋惜春住蓼風軒李氏住了稻香村寶玉住怡紅院每一處添兩個老嫗嫗四個丫頭除各人奶娘親隨了頭



外另有專管收拾打掃的至二十二日一齊進去登時園  
內花招綉帶柳拂香風不似前番那等寂寞了閒言少敘  
且說寶玉自進園來心滿意足再無別項可生貪求之心  
每日只和姊妹丫環們一處或讀書或寫字或彈琴下棋  
作畫吟詩以至描鸞刺鳳鬪草簪花低吟悄唱拆字猜枚  
無所不至倒也十分快意他會有幾首四時卽事詩雖不  
算好卻是真情真景

春夜卽事云

霞綃雲幄任鋪陳  
隔巷蛙聲聽未真  
枕上輕寒牕外雨  
眼前春色夢中人

盈盈燭淚因誰泣  
點點花愁爲我嗔  
自是小鬟嬌懶慣  
擁衾不耐笑言頻

夏夜卽事云

倦繡佳人幽夢長  
金籠鸚鵡喚茶湯  
聰明麝月開宮鏡  
室靄檀雲品御香  
琥珀杯傾荷露滑  
玻璃檻納柳風涼  
水亭處處齊紈動  
簾捲朱樓罷晚粧

秋夜卽事云

絳雲軒裏絕喧嘩  
桂魄流光浸茜紗  
苔鎖石紋容睡鶴  
井飄桐露濕棲鴉



抱衾婢至舒金鳳

倚檻人歸落翠花

靜夜不眠因酒渴

沉烟重撥索烹茶

冬夜即事云

梅魂竹夢已三更

錦罽鸛衾睡未成

松影一庭惟見鶴

梨花滿地不聞鶯

女奴翠袖詩懷冷

公子金貂酒力輕

却喜侍兒知試茗

掃將新雪及時烹

不說寶玉閒吟且說這幾首詩當時有一等勢利人見是榮國府十二三歲的公子做的抄錄出來各處稱頌再有等輕薄子弟愛上那風流妖艷之句也寫着扇頭壁上不

時吟哦賞讚因此上竟有人來尋詩覓字倩畫求題的寶玉一發得意每日家做這些外務誰想靜中生動忽一日不自在起來這也不好那也不好出來進去只是悶悶的園中那些女孩子正是混沌世界天真爛漫之時坐臥不避嬉笑無心那裏知寶玉此時的心事那寶玉心內不自在便懶在園內只在外頭鬼混却又痴痴的茗烟見他這樣因想與他開心左思右想皆是寶玉頑煩了的只有這件寶玉不曾看見過想畢便走到書坊內把那古今小說並那飛燕合德武則天楊貴妃的外傳與那傳奇角本買了許多來引寶玉寶玉一看如得珍寶茗烟又囑咐道不



系林夢  
可拿進園去若叫人知道了我就吃不了兜着走呢寶玉  
那裏肯不拿進去踽踽再四單把那文理雅道些的揀了  
幾部進去放在床頂上無人時方看那粗俗過露的都藏  
於外面書房內那日正當三月中浣早飯後寶玉攜了一  
套會真記走到沁芳閣橋那邊桃花底下一塊石上坐着  
展開會真記從頭細看正看到落紅成陣只見一陣風過  
樹上桃花吹下一大斗來落得滿身滿書滿地皆是花片  
寶玉要抖將下來恐怕脚步踐踏了只得兜了那花瓣來  
至池邊抖在池內那花瓣浮在水面飄飄蕩蕩竟流出沁  
芳閣去了回來只見地下還有許多花瓣寶玉正踽踽間

只聽背後有人說道你這裏做什麼寶玉一回頭却是  
林黛玉來了肩上担着花鋤花鋤上掛着紗囊手內拿着  
花帚寶玉笑道好好來把這個花掃起來摺在那水裏去  
罷我纔摺了好些在那裏呢林黛玉道摺在水裏不好你  
看這裏的水干淨只一流出去有人家的地方什麼沒有  
仍舊把花遭塌了那畸角上我有一個花塚如今把他掃  
了裝在這絹袋裏埋在那裏日久隨土化了豈不干淨寶  
玉聽了喜不自禁笑道待我放下書帮你來收拾黛玉道  
什麼書寶玉見問慌的藏之不迭便說道不過是中庸大  
學黛玉道你又在我跟前弄鬼趁早兒給我瞧瞧好多着



呢寶玉道妹妹若論你我是不怕的你看了好方別告訴別人真正這是好文章你若看了連飯也不想吃呢一面說一面遞了過去黛玉把花具放下接書來瞧從頭看去越看越愛不頓飯時將十六齣俱已看完但覺詞句警人餘香滿口雖看完了却只管出神心內還默默記誦寶玉笑道妹妹你說好不好林黛玉笑道果然有趣寶玉笑道我就是個多愁多病的身你就是那傾國傾城的貌林黛玉聽了不覺帶腮連耳通紅登時豎起兩道似蹙非蹙的眉瞪了兩隻似睜非睜的眼桃腮帶怒薄面含嗔指着寶玉道你這該死的胡說好好的把這淫詞艷曲弄了來說

這些混帳話來欺負我我告訴舅舅舅母去說到欺負二字就把眼圈兒紅了轉身就走寶玉着了忙向前攔住道好妹妹千萬饒我這一遭原是我說錯了若有心欺負你明兒我掉在池子裏叫個癩頭鼉吃了去變個大忘八等你明兒做了一品夫人病老歸西的時候我往你坟上替你駝一輩子碑去說的林黛玉撲嗤的一聲笑了一面揉着眼一面笑道一般唬的這個調兒還只管胡說呸原來也是個銀樣蠟鎗頭寶玉聽了笑道你說說你這個呢我也告訴去林黛玉笑道你說你會過目成誦難道我就不能一目十行麼寶玉一面收書一面笑道正經快把花埋



了罷別提那個了二人便收拾落花正纔掩埋妥協只見襲人走來說道那裏沒找到摸在這裏來那邊大老爺身上不好姑娘們都過去請安老太太叫打發你去呢快回去換衣服罷寶玉聽了忙拿了書別了黛玉同襲人回房換衣不提這裏林黛玉見寶玉去了聽見衆姐妹也不在房中自己悶悶的正欲回房剛走到梨香院牆角外只聽見牆內笛韻悠揚歌聲婉轉林黛玉便知是那十二個女子演習戲文雖未留心去聽偶然兩句吹到耳內明明白白一字不落道原來是姦紫媽紅開遍似這般都付與斷井頽垣林黛玉聽了倒也十分感慨纏綿便止步側耳細

聽又唱道是良辰美景奈何天賞心樂事誰家院聽了這兩句不覺點頭自歎心下自思原來戲上也有好文章可惜世人只知看戲未必能領畧其中的趣味想畢又後悔不該胡想耽悞了聽曲子再聽時恰唱道只爲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黛玉聽了這兩句不覺心動神搖又聽道你在幽閨自怜等句越發如醉如痴站立不住便一蹲身坐在一塊山子石上細嚼如花美眷似水流年八個字的滋味忽又想起前日見古人詩中有水流花謝兩無情之句再詞中又有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之句又兼方纔所見西廂記中花落水流紅閑愁萬種之句都一時想起



來奏聚在一處仔細忖度不覺心痛神馳眼中落淚正沒  
個開交忽覺背後有人擊他一下及回頭看時原來是個  
女子未知是誰下回分解

評曰

芹兒管事在芸兒之先足見鳳姐之權勝于賈璉賈  
璉于說芹芸管事時忽帶說昨晚褻語描寫少年夫  
婦情景最爲深刻

寶玉同諸姊妹不住園中不能有許多事情但賈政  
古板必不肯辦元妃傳諭方好遵依是大觀園聚集  
之始

金釧戲言可見寶玉吃渠胭脂已非一次不但爲後  
事伏筆且爲前事補筆

寶玉四景詩是後來詩會聯句引子

寶玉一見小說傳奇便視同珍寶黛玉一見西廂便  
情意纏綿淫詞艷曲移人如此可畏可畏此處直伏  
四十二回情事

花塚埋花雖是雅事却是黛玉結果影子

黛玉聽曲至如花美眷似水流年二句想起多少古  
詩傷心落淚短命人往往如此

於聚集大觀園之始獨敘黛玉埋花傷心等事此黛



玉之所以終於園中也

紅樓夢卷二十三終

紅樓夢卷二十四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醉金剛輕財尚義俠

痴女兒遺帕惹相思

話說林黛玉正在情思縈逗纏綿固結之時忽有人從背後擊了他一下說道你做什麼一個人在這裏林黛玉唬了一跳回頭看時不是別人却是香菱林黛玉道你這個傻丫頭唬我一跳你這會子打那裏來香菱嘻嘻的笑道我來尋我們姑娘的總找不着他你們紫鵲也找你呢說連二奶奶送了什麼茶葉來給你的回家去坐着罷一面說一面拉着黛玉的手回瀟湘館來果然鳳姐送了兩小

紅樓夢

第二十四回



瓶上用新茶來。林黛玉和香菱坐了談講些這一個繡的好那一個刺的精。又下一回棋。看兩句書。香菱便走了。不在話下。如今且說寶玉因被襲人找回房去。只見鴛鴦歪在床上看襲人的鍼線呢。見寶玉來了。便說道：你往那裏去了？老太太等着你呢。叫你過那邊請大老爺安去。還不快去換了衣服走呢。襲人便進房去取衣服。寶玉坐在床沿上褪了鞋等靴子穿的工夫。回頭見鴛鴦穿着水紅綾子秋兒青緞子背心。束着白縐綢汗巾兒。臉向那邊低着頭看鍼線。脖子上帶着扎花領子。寶玉便把臉湊在脖項上聞那香氣。不住用手摩挲。其白膩不在襲人以下。便挨

上身去。涎臉笑道：好姐姐。把你嘴上的胭脂賞我吃了罷。一面說。一面扭股糖似的粘在身上。鴛鴦便叫道：襲人你出來瞧瞧。你跟他一輩子也不勸勸他。還是這麼着。襲人抱了衣服出來。向寶玉道：左勸也不好。右勸也不改。你倒是怎麼樣。你再這麼着。這個地方可也就難住了。一邊說。一邊催他穿衣服。同鴛鴦往前面來。見過賈母。出至外面。人馬俱已齊備。剛欲上馬。只見賈璉請安回來。正下馬。二人對面。彼此問了兩句話。只見傍邊轉出一個人來。請寶叔安。寶玉看時。只見這人生的容長臉。長挑身材。年紀只有十八九歲。生得着實斯文清秀。倒也十分面善。只是想



不起是那一房的，叫什麼名字？賈璉笑道：你怎麼發說連他也認不得？他是後廊上住的五嫂子的兒子。芸兒寶玉笑道：是了，是了，我怎麼就忘了？因問他母親好。這會子什麼勾當？賈芸指賈璉道：我二叔說句話。寶玉笑道：你倒比先越發出跳了，倒像我的兒子。賈璉笑道：好不害臊！人家比你大四五歲呢，就給你做兒子了。寶玉笑道：你今年十幾歲？賈芸道：十八了。原來這賈芸最伶俐乖巧的，聽寶玉說像他的兒子，便笑道：俗語說的好，搖車兒裏的爺爺，拄拐棍兒的孫子。雖然年紀大山高遮不住太陽，只從我父親死了這幾年，也沒人照管。若寶叔不嫌姪兒蠢，認做兒

子，就是姪兒的造化了。賈璉笑道：你聽見了，認了兒子，不是好開交的。說着就進去了。寶玉笑道：明兒你開了，只管來找我，別和他們鬼鬼祟祟的。這會子我不得閒，明兒到你到書房裏來和你說天話兒。我帶你園裏頑去。說着，扳鞍上馬，衆小廝隨往。賈赦這邊來，見了賈赦，不過是偶感些風寒，先述了賈母問的話，然後自己請了安。賈赦先站起來，回了賈母問的話，便喚人來帶進哥兒去。太太屋裏坐着寶玉退出來，至後面到上房。邢夫人見了，先站了起來，請過賈母的安。寶玉方請安，邢夫人拉他上炕坐了，方問別人。又命人倒茶。茶未吃完，只見賈琮來問寶玉好。那



紅樓夢  
夫人道那裏找活猴兒去你那奶媽子死絕了也不收拾收拾弄得你黑眉烏嘴的那裏還像個大家子念書的孩  
子正說着只見賈環賈蘭小叔姪兩個也來請安邢夫人  
叫他兩個在椅子上坐着賈環見寶玉同邢夫人坐在一  
個坐褥上邢夫人又百般摸索撫弄他早已心中不自在  
了坐不多時便向賈蘭使個眼色兒要走賈蘭只得依他  
一同起身告辭寶玉見他們起身也就要一同回去邢夫  
人笑道你且坐着我還和你說話寶玉只得坐了邢夫人  
向他兩個道你們回去各人替我問各人母親好罷你們  
姑娘姐妹們都在這裏呢鬧的我頭昏今兒不畱你們吃

飯了賈環等答應着便出去了寶玉笑道可是姐妹們都  
過來了怎麼不見邢夫人道他們坐了會子都往後頭不  
知那屋裏去了寶玉道大娘說有話說不知是什麼話邢  
夫人笑道那裏什麼話不過叫你等着同姐妹們吃了飯  
去還有一個好頑的東西給你帶回去頑兒娘兒兩個說  
着不覺有晚飯時候請過衆位姑娘們來調開桌椅羅列  
杯盤母女姊妹們吃畢了飯寶玉辭別賈赦同衆姐妹回  
家見過賈母王夫人等各自回房安歇不在話下且說賈  
芸進去見了賈璉因打聽可有什麼事情賈璉告訴他說  
前兒倒有一件事情出來偏生你孀娘再三求了我給了



紅樓夢  
賈芹了他許我說明兒園裏還有幾處要我栽花木的地方。等這個工程出來一定給你就是了。那賈芸聽了半晌說道：「既是這樣我就等着罷。」叔也不必先在孀娘跟前提我今兒來打聽的話到跟前再說也不遲。賈璉道：「是他做什麼我那裏有這工夫說閒話兒呢？」明日還要到興邑去一走必須當日趕回來方好。你先去等着。後日起更以後你來討信。早了我不得閒說着便向後面換衣服去了。賈芸出了榮國府回家一路思量想出一個主意來。便一徑往他母舅卜世仁家來。原來卜世仁現開香料舖。方纔從舖子裏回來。一見賈芸便問爲什麼事來。賈芸道：「有件事

求舅舅幫襯。要用冰片麝香好。舅舅每樣賒四兩給我。八月節按數送了銀子來。卜世仁冷笑道：「再休提賒欠一事。前日也是我們舖子裏一個夥計替他的親戚賒了幾兩銀子的貨。至今總未還上。因此我們大家賠上立了合同。再不許替親友賒欠。誰要犯了就罰他二十兩銀子的。東道況且如今這個貨也短。你就拿現銀子到我們這小舖子裏來買也還沒有這些。只好到扁兒去。這是一件。二則你那裏有正經事。不過賒了去。又是胡鬧。你只說舅舅見你一遭兒就派你一遭兒。不是你小人家狠不知好歹。也要立個主意賺幾個錢弄穿的吃的。我看着也喜歡。」



紅樓夢  
賈芸笑道：舅舅說的有理，但我父親沒的時節，我年紀又小，不知事體。後來聽我母親說，都還虧舅舅們在我們家去出主意料理的喪事，難道舅舅是不知道的？還是有一畝地，兩間房子在我手裏，花了不成，巧媳婦做不出沒米的飯來，叫我怎麼樣呢？還虧是我呢。要是別個死皮賴臉的，三日兩頭兒來纏舅舅，要三升米，二升豆子的，舅舅也就沒有法兒呢。卜世仁道：我的兒，舅舅要有還不是該的。我天天和你舅母說，只愁你沒個算計。你但凡立得起來，到你大房裏，就是他們爺兒們見不着，便下個氣，和他們的管家，或者管事的人們，嬉和嬉和，也弄個事兒管管。

兒我出城去，撞見你三房裏的老四，騎着大叫驢，帶着四五輛車，有四五十和尚道士，往家廟裏去了。他那不虧能幹，就有這樣的事到他了。賈芸聽了，勞叨的不堪，便起身告辭。卜世仁道：怎麼急的這樣？吃了飯去罷。一句話，尚未說完，只見他娘子說道：你又糊塗了，說着沒有米，這裏買了半筋麵來，下給你吃。這會子還粧胖呢？留下外甥挨餓不成？卜世仁道：再買半筋來，添上就是了。他娘子便叫女兒銀姐往對門王奶奶家去問，有錢借二三十個。明日就送來還的。夫妻兩個說話，那賈芸早說了幾個不用費事去的無影無踪了。不言卜家夫婦，且說賈芸賭氣離了母



舅家門一徑回來，心下正自煩惱，一邊想，一邊走，低着頭，不想一頭就碰在一個醉漢身上，把賈芸一把拉住罵道：「你瞎了眼，碰起我來了。」賈芸聽聲音像是熟人，仔細一看，原來是緊隣倪二。這倪二是個潑皮，專放重利債，在賭博場吃飯，專愛喝酒打架。此時正從欠錢人家索債歸來，已在醉鄉，不料賈芸碰了他，就要動手。賈芸叫道：「老二住手，是我沖撞了你。」倪二聽他的語音，將醉眼睜開一看，見是賈芸，忙鬆了手，趑趄着笑道：「原來是賈二爺，這會子那裏去？」賈芸道：「告訴不得你，平白的又討了個沒趣兒。」倪二道：「不妨有什麼不平的事，告訴我，我替你出氣。」這三街六

巷，憑他是誰，若得罪了我，醉金剛倪二的街隣，管叫他人離家散。賈芸道：「老二，你別生氣，聽我告訴你這緣故。」便把卜世仁一段事告訴了倪二。倪二聽了，大怒道：「要不是二爺的親戚，我便罵出來，真正氣死我也罷，你也不必愁我。這裏現有幾兩銀子，你要用，只管拿去。我們好街坊，這銀子，是不要利錢的。」一頭說，一頭從搭包內掏出一包銀子來。賈芸心下自思：倪二素日雖然是潑皮，却也因人而施，頗有義俠之名。若今日不領他這情，怕他臊了，倒恐不美。不如用了他的，改日加倍還他就是了。因笑道：「老二，你果然是一個好漢，既蒙高情，怎敢不領。回家照例寫了文約送



過來便了，倪二大笑道：「這不過是十五兩三錢銀子，你若  
要寫文契，我就不借了。」賈芸聽了，一面接銀子，一面笑道：「  
我便遵命罷了，何必着急？」倪二笑道：「這纔是了，天氣黑了，  
也不讓茶讓酒，我還有點事情到那邊去，你竟請回，我還  
求你帶個信兒與我們家，叫他們閉門睡罷，我不回家去，  
倘或有事，叫我們女孩兒明兒一早到馬販子王短腿家  
找我，一面說，一面趑趄着腳兒去了，不在話下。且說賈芸  
偶然碰了這件事，心下也十分稀罕，想那倪二到果然有  
些意思，只是怕他一時醉中慷慨，到明日加倍要來，便怎  
麼處，忽又想道：「不妨等那件事成了，可也加倍還得起他。」

因走到一個錢舖內，將那銀子稱一稱，分兩不錯，心上越  
發歡喜，到家先將倪二的話，指與他娘子方回家來，見他  
母親自在炕上拈線，見他進來，便問那裏去了一天。賈芸  
恐他母親生氣，便不提卜世仁的事來，只說在西府裏等  
璉二叔的，問他母親吃了飯不曾，他母親說吃了，還留飯  
在那裡，叫小丫頭拿過來與他吃。那天已是掌燈時候，賈  
芸吃了飯，收拾安歇，一宿無話。次日一早起來，洗了臉，便  
出南門大街，在香舖買了香麝，便往榮府來打聽。賈璉出  
了門，賈芸便往後面來，到賈璉院門前，只見幾個小廝拿  
着大高的筓帚，在那裡掃院子呢，忽見周瑞家的從門裡



出來叫小廝們先別掃奶奶出來了。賈芸忙上去笑道：「二嬸娘那裡去？」周瑞家的道：「老太太叫想必是裁什麼尺頭。」正說着，只見一羣人簇擁着鳳姐出來了。賈芸深知鳳姐是喜奉承愛排場的，忙把手逼着恭恭敬敬搶來請安。鳳姐連正眼也不看，仍往前走，只問他母親好，怎麼不來。他們家逛逛，賈芸道：「只是身上不好，倒時常記望着嬸娘，要瞧瞧，總不能來。」鳳姐笑道：「可是你會撒謊，不是我提起他，就不想我了。」賈芸笑道：「姪兒不怕雷打，就敢在長輩跟前撒謊。」昨日晚上還提起嬸娘來說，嬸娘身上生得單弱，事情又多，虧嬸娘好大精神，竟料理的周周全全，要是差一

點兒的，早累的不知怎麼樣了。鳳姐兒聽了，滿臉是笑，不由的止了步，問道：「怎麼好好的你娘兒兩個在背地理嚼說起我來？」賈芸道：「有個緣故，只因我有個極好的朋友，家裡有幾個錢，現開香舖，因他身上捐了個通判，前日選了雲南，不知那一府，連家眷一齊去。他這香舖也不開了，便把貨物攢了一攢，該給人的給人，該賤發的賤發，像這貴重的都送與親友，所以我得了些冰片麝香，我就和我母親商量賤賣了，可惜若送人也沒有人家配使這些香料。因想嬸娘往年間還拿大包的銀子買這東西呢，別說今年貴妃宮中，就是這個端陽節所用，也一定比往常要加



上十幾倍故此孝敬嬌娘一邊將一個錦匣遞過去鳳姐正是辦端節的禮須用香料便命豐兒接過芸哥兒的來送了家去交給平兒因又說道看着你這樣知道好歹怪道你叔叔常提起你來說你好說話明白心裡有見識賈芸聽這話入港便打進一步來故意問道原來叔叔也常提我的鳳姐見問便要告訴給他事情管的話一想又恐被他看輕了只說得了這點兒香料便混許他管事了因又止住且把派他種花木工程的事都一字不提隨口說了幾句淡話便往賈母房裡去了賈芸也不好提的只得回來因昨日見了寶玉叫他到外書房等着故此吃了飯

便又進來到賈母那邊儀門外綺散齋書房裡來只見茗烟改名焙茗的并鋤藥兩個小廝下象棋爲奪車正呷嘴呢還有引泉掃花挑雲伴鶴四五個在房簷下掏小雀兒頑賈芸進入院內把脚一踉說道猴兒們淘氣我來了衆小廝看見了他都總散去賈芸進書房內便坐在椅子上問寶二爺下來沒有焙茗道今日總沒下來二爺說什麼我替你哨探哨探去說着便出去了這裡賈芸便看字畫古玩有一頓飯工夫還不見來再看看別的小子都頑去了正在煩悶只聽門前嬌音嫩語的叫了一聲哥哥賈芸往外瞧時只見是一個十五六歲的丫頭生的倒也十分



精細干淨。那丫頭見了賈芸，便抽身躲了。恰值焙茗走來，見那丫頭在門前，便說道：「好好正抓不着個信兒，賈芸見了焙茗，也就趕出來，問怎麼樣。」焙茗道：「等了這一日，也沒個人兒過來。這就是寶二爺房裏的。」因說道：「好姑娘，你進去帶個信兒，就說廊上二爺來了。」那丫頭聽見，方知是本家的爺們，便不似從前那等迴避，下死眼，把賈芸釘了兩眼。聽那賈芸說道：「什麼廊上廊下的，你只說芸兒就是了。」半晌，那丫頭冷笑道：「依我說，二爺且請回去罷。明日再來。」今日晚上得空兒，我回一聲。」焙茗道：「這是怎麼說？」那丫頭道：「他今兒也沒睡中覺，自然吃的晚飯，早晚上下不來。」

難道只是要二爺在這裏等着挨餓不成？不如家去，明兒來是正經，就便回來有人帶信，不過口裡答應着他，肯給帶到嗎？」賈芸聽了頭的話，簡便俏麗，待要問他名字，因是寶玉房裏的，又不便問，只得說道：「這話倒是我明日再來說着，便往外去了。」焙茗道：「我倒茶去。」二爺吃茶，再去。賈芸一面走，一面回頭說：「不吃茶，我還有事呢。」口裡說話，眼睛瞧那丫頭，還站在那裡呢。那賈芸一徑回來，至次日來至大門前，可巧遇見鳳姐往那邊去請安，纔上了車，見賈芸來，便命人喚住，隔窗子笑道：「芸兒，你竟有胆子，在我跟前弄鬼。」怪道你送東西給我，原來你有事求我。昨日你叔



叔總告訴我說你求他賈芸笑道求叔叔的事嬸娘休提我這裡正後悔呢早知這樣我一起頭就求嬸娘這會子也早完了誰承望叔叔竟不能的鳳姐笑道怪道你那裡沒成兒昨日又來尋了賈芸道嬸娘辜負了我的孝心我並沒有這個意思若有這意昨兒還不求嬸娘如今嬸娘既知道了我倒要把叔叔丟下少不得求嬸娘好歹疼我一點兒鳳姐冷笑道你們要揀遠路兒走叫我也難早告訴我一聲兒什麼不成了多大點兒事就悞到這會子那園子裏還要種樹種花我只想不出個人來早說不早完了賈芸笑道這樣明日嬸娘就派我罷鳳姐半晌道這個

我肴着不大好等明年正月裡的烟火燈燭那個大宗兒下來再派你罷賈芸道好嬸娘先把這個派了我罷果然這件辦的好再派我那件鳳姐笑道你到會拉長線兒罷了若不是你叔叔說我不管你的事我不過吃了飯就過來你到午初時候來領銀子後日就進去種花說着命人駕起香車徑去了賈芸喜不自禁來至綺散齋打聽寶玉誰知寶玉一早便往北靜王府裡去了賈芸便呆呆的坐到晌午打聽鳳姐回來便寫個領票來領對牌至院外命人通報了彩明走了出來單要了領票進去批了銀數年月一並連對牌交與賈芸賈芸接看那批上批着二百兩



銀子心中喜悅，當身走到銀庫上，領了銀子回家，告訴他母親，自是母子俱喜。次日五更，賈芸先找了倪二，還了銀子，又拿了五十兩銀子，出西門，找到花兒匠方椿家，裡去買樹，不在話下。且說寶玉，自這日見了賈芸，曾說過明日上，因而便忘懷了。這日晚上，却從北靜王府裡回來，見過賈母、王夫人等，回至園內，換了衣服，正要洗澡，襲人因被薛寶釵煩了，去打結子，秋紋、碧痕兩個去催水，檀雲又因他母親病了，接了出去，麝月又現在家中病着，還有幾個做粗活，聽使喚的了，頭料是叫他不着，都出去尋夥，覓伴

的去了，不想這一刻的工夫，只剩了寶玉在房內，偏生的寶玉要吃茶，一連叫了兩三聲，方見兩三個老婆子走進來，寶玉見了，連忙搖手說罷，罷不用了，老婆子們只得退出。寶玉見沒了頭們，只得自己下來，拿了碗，向茶壺去倒茶，只聽背後有人說道：「二爺仔細燙了手，等我來倒。」一面說，一面走上來，接了碗去。寶玉倒唬了一跳，問你在那裡的，忽然來了，唬我一跳。那丫頭一面遞茶，一面笑着回道：「我在後院裏，纔從裡間後門進來，難道二爺就沒聽見脚步响？」寶玉一面吃茶，一面仔細打量那丫頭，穿着幾件半新不舊的衣裳，倒是一頭黑鴉鴉的好頭髮，挽着鬢兒，容



長臉面細巧身材却十分俏麗甜淨寶玉便笑問道你也是我這屋裏的人麼那了頭道是的寶玉道既是這屋裏的我怎麼不認得那了頭聽說便冷笑一聲道不認得的也多呢豈止我一個從來我又不遞茶遞水拿東拿西眼前的事一件也做不着那裏認得呢寶玉道你爲什麼不做那眼前的事那了頭道這話我也難說只是有一句話回二爺昨日有個什麼芸兒來找二爺我想二爺不得空兒便叫焙茗回他今日早起來不想二爺又往北府裏去了剛說到這句話只見秋紋碧痕唏唏哈哈的笑着進來了兩個人共提着一桶水一手擦衣裳趑趑趑趑潑潑撒撒

的那了頭便忙迎出來接那秋紋碧痕正對抱怨你濕了我的衣裳那個又說你踹了我的鞋忽見走出一個人來接水二人看時不是別人原來是小紅二人便都詫異將水放下忙進房看時並沒別人只有寶玉便心中俱不自在只得且預備下洗澡之物待寶玉脫了衣裳二人便帶上門出來走到那邊房內找着小紅問他方纔在屋裏做什麼小紅道我何曾在屋裏的只因我的手帕子不見了往後頭找去不想二爺要吃茶叫姐姐們一個也沒有是我進去倒了碗茶姐姐們便來了秋紋兜臉啐了一口道沒臉面的下流東西正經叫你催水去你說有事倒叫我



們去你可做這個巧宗兒一里一里的這不上來了難道我們倒跟不上你麼你也拿那鏡子照照配遞茶遞水不配碧痕道明兒我說給他們凡要茶要水拿東西的事偕們都別動只叫他去便是了秋紋道這麼說還不如我們散了單讓了他在這屋裏呢二人你一句我一句正鬧着只見有個老嫗嫗進來傳鳳姐的話說明日有人帶花兒匠來種樹叫你們嚴禁些衣服裙子別混曬混晾的那土山一帶都攔着圍幘可別混跑秋紋便問明日不知是誰帶進匠人來監工那老婆子道什麼後廊上的芸哥兒秋紋碧痕俱不知道只管混問別的話那小紅心內明白知

是昨日外書房所見的那人了原來這小紅本姓林小名紅玉因玉字犯了寶玉黛玉的名便單喚他做小紅原來是府中世僕他父親現在收管各處田房事務這紅玉年十六進府當差把他派在怡紅院中倒也清幽雅靜不想後來命姊妹及寶玉等進大觀園居住偏生這一所兒又被寶玉點了這小紅雖然是個不諳事體的了頭因他原有三分容貌心內妄想向上攀高每每要在寶玉面前現弄現弄只是寶玉身邊一千人都是伶牙利爪的那裡插得下手去不想今日纔有些消息又遭秋紋等一場惡話心內早灰了一半正悶悶的忽然聽見老嫗嫗說起賈芸



來不覺心中一動，便悶悶回房睡在床上，暗暗思量。番來掉去，正沒個抓尋，忽聽牕外低低的叫道：「小紅，你的手帕子我拾在這裏呢。」小紅聽了，忙走出來看，不是別人，正是賈芸。小紅不覺粉面含羞，問道：「二爺在那裏拾着的？」賈芸笑道：「你過來我告訴你。」一面說，一面就上來拉他。那小紅轉身一跑，却被門檻絆倒，要知端的，下回分解。

評曰

鴛鴦絕無憐愛寶玉意，與衆不同。其結果亦與衆不同。

賈芸未得鳳姐歡心，先爲寶玉所愛，是爲小紅引線。

卜世仁不肯賒給賈芸香料，反襯倪二之義助。又伏一百四回情事。

賈芸送香料正在端節需用之時，宜鳳姐之欣然收受，可謂善于鑽營者。

鳳姐向芸兒賣情，芸兒即將賈璉撇開，真是善于逢迎者。

小紅不見手帕於秋紋碧痕查問時說出不露芸兒拾得痕迹，善用藏筆法。

小紅之屬意賈芸，是秋紋等譏誚奚落逼之使然，否則必專心勾引寶玉矣。



小紅一夢是一小紅樓妙在入夢時不先說破讀者  
幾疑窗外真是芸兒叫他化工之筆  
第十七回至二十四回一大段應分三小段十七八  
回爲一段敘大觀園告竣元妃省親大事十九二十  
二十一回爲一段寫寶玉黛玉深情及襲人平兒之  
靈慧二十二三四回爲一段寫寶玉禪機發動各人  
燈謎讖語黛玉之因曲傷情及初聚園中栽種花草  
之盛

紅樓夢卷二十四終

紅樓夢卷二十五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魘魔法叔嫂逢五鬼

通靈玉蒙蔽遇雙真

話說小紅心神恍惚情思纏綿忽朦朧睡去遇見賈芸要  
拉他却回身一跑被門檻絆了一唬醒過來方知是夢因  
此翻來覆去一夜無眠至次日天明方纔起來就有幾個  
了頭來會他去打掃房子地面提洗面水這小紅也不梳  
洗向鏡中胡亂挽了一挽頭髮洗了手腰中束一條汗巾  
便來打掃房屋誰知寶玉昨兒見了他也就留心若要指  
名喚他來使用一則怕襲人等多心二則又不知他是何



性情因而納悶早晨起來也不梳洗只坐着出神一時下了總子隔著紗屜子向外看的真切只見幾個了頭打掃院子都擦脂抹粉插花帶柳的獨不見昨兒那一個寶玉便鞞了鞋走出了房門只妝做看花東瞧西望一擡頭只見西南角上遊廊下欄干旁有一個人倚在那裏却爲一株海棠花所遮看不真切前進一步仔細一看正是昨日那個了頭在那裏出神要迎上去又不好意思正想着忽見碧痕來請他洗臉只得進去了不在話下却說小紅正自出神忽見襲人招手叫他只得走上前來襲人笑道我們的噴壺壞了你到林姑娘那邊借來一用小紅便走向

瀟湘館去到翠烟橋抬頭一望只見山坡高處都攔着帷幙方想起今日有匠役在此種樹原來遠遠的一簇人在那裏掘土賈芸正坐在山子石上監工小紅待要過去又不敢過去只得悄悄向瀟湘館取了噴壺而回無精打彩自向房內倒着衆人只說他是身子不快也不理論過了一日原來次日是王子騰夫人的壽誕那裏原打發人來請賈母王夫人的王夫人見賈母不去也便不去了倒是薛姨媽同着鳳姐兒並賈家三個姊妹寶釵寶玉一齊都去了至晚方回王夫人正過薛姨媽房裡坐着見賈環下了學命他去抄金剛經咒唸誦那賈環便來到王夫人炕



上坐着命人點了蠟燭，拿腔做勢的抄寫。一時又叫彩雲倒杯茶來，一時又叫玉釧剪蠟花，又說金釧攪了燈亮兒。衆了鬢們素日厭惡他，都不答理他。只有彩霞還和他合得來，倒了茶與他，因向他悄悄的道：「你安分些罷，何苦討人厭。」賈環把眼一睜道：「我也知道，你別哄我。如今你和寶玉好，不大理我，我也看出來了。」彩霞咬着牙向他頭上戳了一指頭道：「沒良心的狗咬呂洞賓，不識好歹。」兩人正說，只見鳳姐同着王夫人都過來了。王夫人便一長一短問他：「今日是那幾位堂客，戲文好友，酒席如何？」不多時，寶玉也來了，見了王夫人，也規規矩矩說了幾句話，便命人除

去了抹額，脫了袍服，拉了靴子，便一頭滾在王夫人懷裡。王夫人便用手摩挲撫弄他。寶玉也扳著王夫人的脖子，說長說短。王夫人道：「我的兒，又吃多了酒，臉上滾熱的，你還只是揉搓。」會子，開上酒來，還不在那裏靜靜的躺一會子去呢。說著，便叫人拿枕頭，寶玉因就在王夫人身後倒下，又叫彩霞來替他拍著寶玉，便和彩霞說笑。只見彩霞淡淡的，不大答理，兩眼只向著賈環。寶玉便拉他的手，說道：「好姐姐，你也理我理兒。」一面說，一面拉他的手。彩霞奪手不肯，便說：「再鬧就嚷了。」二人正鬧著，原來賈環聽見了，素日原恨寶玉，今見他和彩霞頑耍，心上越發按不下



紅樓夢  
這口氣因一沉思計上心來，故作失手將那一盞油汪汪的臘燭向寶玉臉上只一推，只聽寶玉啞啞的一聲，滿屋裡人都唬了一跳，連忙將地下的蠹燈移過來一照，只見寶玉滿臉是油，王夫人又氣又急，一面命人替寶玉擦洗，一面罵賈環鳳姐三步兩步上炕去替寶玉收拾著，一面說道：「老三還是這樣毛腳雞似的，我說你上不得臺盤。」趙姨娘平時也該教導教導他，一句話提醒了王夫人，遂叫過趙姨娘來罵道：「養出這樣黑心種子來，也不教訓教訓。幾番幾次我都不理論，你們一發得了意了，一發上來了，那趙姨娘只得忍氣吞聲也上去幫著他們替寶玉收拾。」

見寶玉左邊臉上起了一溜燎泡，幸而沒傷眼睛，王夫人看了又心疼，又怕賈母問時難以回答，急的又把趙姨娘罵一頓，又安慰了寶玉，一面取了敗毒散來敷上，寶玉說有些疼，還不妨事，明日老太太問，只說我自己燙的就是了。鳳姐道：「便說自己燙的，也要罵人不小心，橫豎有一場氣的。」王夫人命人好生送了寶玉回房去，襲人等見了都慌的了不得。林黛玉見寶玉出了一天的門，便悶悶的，晚間打發人來問了兩三遍，知道燙了，便親自趕過來，瞧只見寶玉自己拿鏡子照呢，左邊臉上滿滿的敷了一臉藥，林黛玉只當十分燙得利害，忙近前瞧瞧，寶玉却把臉遮



了。搖手叫他出去，知他素性好潔，故不要他瞧。黛玉也就罷了，但問他疼得怎樣。寶玉道：「也不狠疼，養一兩日就好了。」林黛玉坐了一會回去了。次日寶玉見了賈母，雖自己承認自己燙的，賈母免不得又把跟從的人罵了一頓。過了一日，有寶玉寄名的乾娘馬道婆到府裡來，見了寶玉，唬了一大跳，問其緣由，說是燙的，便點頭歎息，一面向寶玉臉上用指頭畫了幾畫，口內嘟嘟囔囔的，又咒誦了一回，說道：「包管好了。」這不過是一時飛災，又向賈母道：「老祖宗，老菩薩那裏知道那佛經上說的利害。大凡王公卿相人家的子弟，只一生長下來，暗裡便有許多促狹鬼眼着，

他得空便擰他一下，或搯他一下，或吃飯時打下他的飯碗來，或坐著推他一跤，所以往往的那些大家子孫，多有長不大的。賈母聽如此說，便問：「這有什麼佛法解釋？沒有呢？」馬道婆便說道：「這個容易，只是都替他做些因果善事，也就罷了。再那經上還說：西方有位大光明普照菩薩，專管照耀陰暗邪祟，若有善男信女虔心供奉者，可以永保兒孫康甯，再無撞客邪祟之災。」賈母道：「倒不知怎麼供奉。這位菩薩馬道婆說，也不值什麼，不過除香燭供奉以外，一天多添幾筋香油，點了個大海燈，這海燈便是菩薩現身法像，晝夜不敢息的。」賈母道：「一天一夜，也得多少油？」



也做個好事。馬道婆說：這也不拘多少，隨施主愿心。像我家裡就有好幾處的王妃誥命供奉的，南安郡王府裡太妃他許的愿心大，一天是四十八觔油，一觔燈草，那海燈也只比缸畧小些，錦鄉侯的誥命次一等，一天不過二十觔油，再有幾家或十觔八觔三觔五觔的不等，也少不得要替他點。賈母點頭思忖，馬道婆道：還有一件，若是爲父母尊長的多捨些不妨，若老祖宗爲寶玉，若捨多了怕哥兒擔不起，反折了福，要捨大則七觔，小則五觔，也就是了。賈母道：既是這樣說，便一日五觔，每月打總兒來閱了去。馬道婆道：阿彌陀佛，慈悲大菩薩。賈母又叫人來吩咐，以

後寶玉出門，拿幾串錢交給他小子們，一路施捨與僧道貧苦之人，說畢，那道婆便往各房間安閒逛去了。一時來到趙姨娘房裏，二人見過，趙姨娘命小丫頭倒茶給他吃。趙姨娘正粘鞋呢，馬道婆見炕上堆著些零星綉緞，因說：我正沒有鞋面子，奶奶給我些零碎綉子緞子，不拘顏色，做雙鞋穿罷。趙姨娘歎口氣道：你瞧那裏頭還有塊成樣的麼？就有好東西也到不了我這裏，你不嫌不好挑兩塊去就是了。馬道婆便挑了幾塊掖在懷裏。趙姨娘又問：前日我打發人送了五百錢去，你可在藥王面前上了供？沒有。馬道婆道：早已替你上了供了。趙姨娘歎氣道：阿彌陀



佛我手裏但凡從容些也時常來上供只是心有餘而力不足馬道婆道你只放心將來熬的環哥大了得了一官半職那時你要做多功德還怕不能麼趙姨娘聽了笑道罷罷再別提起如今就是榜樣兒我們娘兒們跟的上這屋裏那一個兒寶玉兒還是小孩子家長的得人意見大人偏疼他些兒也還罷了我只不伏這個主兒一面說一面伸了兩個指頭馬道婆會意便問道可是璉二奶奶趙姨娘唬的忙搖手起身掀簾子一看見無人方回身問道婆說了不得了不得提起這個主兒這一分家私要都不叫他搬了娘家去我也不是個人馬道婆見說便探他

的口氣道我還用你說難道都看不出來也虧你們心裡也不理論只憑他去倒也好趙姨娘道我的娘不憑他去難道誰還敢把他怎麼樣呢馬道婆道不是我說句造孽的話你們沒本事也難怪明裏不敢怎樣暗裡也算計了還等到如今趙姨娘聞聽這話裡有話心內暗暗的歡喜便說道怎麼暗裡算計我倒有個心只是沒這樣的能幹人你若教給我這法子我大大的謝你馬道婆聽了這話打攏了一處便又故意說道阿彌陀佛你快休問我我那裡知道這些事罪罪過過的趙姨娘道你又來了你是最肯濟困扶危的人難道就眼睜睜的看人家來擺佈死了



我們娘兒兩個不成，難道還怕我不謝你麼？馬道婆聽如此，便笑道：「若說我不忍你們娘兒兩個受別人委曲，還猶可。若說謝我，還想你們什麼東西麼？」趙姨娘聽這話鬆動了些，便說：「你這麼個明白人，怎麼糊塗了？果然法子靈驗，把他兩人絕了，這家私還怕不是我們的？」那時候你要什麼不得呢？馬道婆聽了，低頭半日，說那時節事情妥當了，又無憑據，你還理我呢？」趙姨娘說：「這有何難？我攢了幾兩體己，還有些衣服首飾，你先拿幾樣去，我再寫個欠銀文契給你。到那時我照數給你。」馬道婆道：「使得。」趙姨娘將一個小丫頭也支開，連忙開了箱櫃，將衣服首飾拿了些出

來，並體己散碎銀子，又寫了五十兩一張欠約，遞與馬道婆。道：「你先拿去作個供養。」馬道婆見了這些東西，又有欠字，遂不顧青紅皂白，滿口應承，伸手先將銀子拿了，然後收了欠契，向趙姨娘要了張紙，拿剪子鉸了兩個紙人兒，遞與趙姨娘，教把他二人的年庚寫在上面，又找了一張藍紙，鉸了五個青面鬼，叫他併在一處，拿針釘了。我在家中作法，自有效驗的。說完，忽見王夫人的丫頭進來道：「奶奶可在這裡？」太太等你呢。二人散了，不在話下。却說林黛玉因寶玉燙了臉，不大出門，倒時常在一處說閒話兒。這日飯後看了兩篇書，又同紫鵲等作了一會針線，總悶悶



紅樓夢  
不舒一同行步出來看庭前總迸出的新筍不覺出了院門來到園中四望無人惟見花光鳥語信步便往怡紅院來只見幾個丫頭皆水都在迴廊上看畫眉洗澡呢聽見房內笑聲原來是李宮裁鳳姐寶釵都在這裡一見他進來都笑道這不又來了兩個黛玉笑道今兒齊全誰下帖子請的鳳姐道我前日打發人送兩瓶茶葉與姑娘可還好麼黛玉道我正忘了多謝想着寶玉道我嚐了不好不知別人嚐了怎麼樣寶釵道味倒好只是沒甚顏色鳳姐道那是暹羅國貢的我嚐了也不覺甚好還不如我們常吃的呢黛玉道我吃著好不知你們的脾胃是怎樣的寶

玉道你說好把我的都拿了去吃罷鳳姐道我那裡還多着的呢黛玉道我叫丫頭取去鳳姐道不用我打發人送來我明日還有一事求你一同叫人送來林黛玉聽了笑道你們聽聽這是吃了他家一點子茶葉就使喚起人來了鳳姐笑道你既吃了我家的茶怎麼還不給我們家作了媳婦兒衆人都大笑不止黛玉紅了臉回過頭去一聲兒不言語寶釵笑道我們二嫂子的詼諧是好的黛玉道什麼詼諧不過是貧嘴賤舌的討人厭罷了說著又啐了一口鳳姐兒道你替我家做了媳婦少些什麼指着寶玉道你瞧瞧人物兒配不上門第兒配不上根基家私配不上



紅樓夢  
那一點兒玷辱了你，黛玉起身便走。寶釵叫道：「顰兒急了，還不回來呢。」走了倒沒意思，說着站起來拉住。總至房門，只見趙姨娘和周姨娘兩個人都來瞧寶玉。寶玉與衆人都起身讓坐。獨鳳姐不理。寶釵正欲說話，只見王夫人房裡的丫頭來說：「舅太太來了，請奶奶姑娘們出去呢。」李宮裁連忙同着鳳姐兒走了。趙周兩人也辭了出去。寶玉道：「我不能出去，你們好歹別叫舅母進來。」又說林妹妹，你畧站一站，與你說句話。鳳姐聽了，回頭向林黛玉道：「有人叫你說話呢。」便把林黛玉往後一推，和李紈一同去了。這裡寶玉拉了黛玉的手，只是笑，又不說話。黛玉不覺又紅了臉，掙着要走。寶玉道：「噯，噯，好，頭疼。」黛玉道：「該阿彌陀佛。」寶玉大叫一聲，將身一跳，離地有三四尺高，口內亂嚷，盡是胡話。黛玉並衆丫鬟都唬慌了，忙報知王夫人與賈母。此時王子騰的夫人也在這裏，都一齊來看寶玉。一發拿刀弄杖，尋死覓活的，鬧的天翻地覆。賈母王夫人一見唬的，抖衣亂戰。兒一聲，肉一聲，放聲大哭。於是驚動了衆人，連賈赦邢夫人、賈政、賈珍、賈璉、蓉、芸、萍、薛姨媽、薛蟠並周瑞家的一千家中上下人等，及丫鬟媳婦們都來園內看視。登時亂麻一般，正沒個主意。只見鳳姐手持一把明晃晃的刀，砍進園來，見雞殺雞，見犬殺犬，見了人，瞪著眼就要

工  
樓  
夢  
第  
二  
十  
五  
回  
十



殺人衆人一發慌了，周瑞媳婦帶著幾個力大的女人上前抱住，奪了刀，抬回房中。平兒、豐兒等哭的哀天叫地。賈政也心中着忙，當下衆人七言八語，有說送祟的，有說跳神的，有荐玉皇閣張道士捉怪的，整開了半日，祈求禱告，百般醫治，並不見好。日落後，王子騰夫人告辭去了。次日，王子騰也來問候，接着小史侯家、邢夫人弟兄並各親戚都來瞧看，也有送符水的，也有荐僧道的，也有荐醫的。他叔嫂二人一發糊塗，不省人事，身熱如火，在床上亂說，到夜裏更甚。因此那些婆子丫鬟不敢上前，祇將他叔嫂二人，都搬到王夫人的上房內，著人輪班守視。賈母、王夫人

那夫人並薛姨媽寸步不離，只圍着哭。此時賈赦、賈政又恐哭壞了賈母，日夜熬油費火，鬧的上下不安。賈赦還各處去尋覓僧道，賈政見不效驗，因阻賈赦道：「兒女之數總由天命，非人力可強。他二人之病，百般醫治不效，想是天意該如此，也只好由他去。」賈赦不理，仍是百般忙亂。看看三日光陰，那鳳姐、寶玉躺在床上，連氣息都微了。合家都說沒了指望了，忙的將他二人的後事都治備下了。賈母、王夫人、賈璉、平兒、襲人等更哭的死去活來，只有趙姨娘外面假作憂愁，心中稱願。至第四日早，寶玉忽睜開眼，向賈母說道：「從今已後，我可不在你家了，快打發我走罷。」賈



紅樓夢  
母聽見這話如同摘了心肝一般。趙姨娘在旁勸道：「老太太也不必過於悲痛，哥兒已是不中用了，不如把哥兒的衣服穿好，讓他早些回去，也免他受些苦，只管捨不得他，這口氣不斷，他在那里也受罪不安。這些話沒說完，被賈母照臉啐了一口唾沫，罵道：「爛了舌頭的混帳老婆，怎麼見得不中用了，你愿意他死了，有什麼好處？你別作夢，他死了，我只合你們要命，都是你們素日調唆着逼他念書寫字，把胆子唬破了，見了他老子，就像個避貓鼠兒一樣，都不是你們這起小婦調唆的。這會子逼死了他，你們就隨了心了，我饒那一個，一箇哭，一箇罵，賈政在傍聽見。」

些話心裡越發着急，忙喝退了趙姨娘，委婉勸解了一番。忽有人來回：「兩口棺木都做齊了。」賈母聞之，如刀刺心，一發哭着大罵，問是誰叫做的棺材，快把做棺材的人拿來打死，鬧了個天翻地覆。忽聽見空中隱隱有木魚聲，念了一句：「南無解冤結菩薩。」有那人口不利，家宅不安，中邪祟，逢凶險的，我們善醫治。賈母王夫人便命人向街上找尋去，原來是一個癩和尚，同一個跛道士，那和尚是怎的模樣。

鼻如懸胆兩眉長，目似明星有寶光。  
破衲芒鞋無住跡，腌臢更有一頭禿。



那道人是如何模樣

一足高來一足低

渾身帶水又拖泥

相逢若問家何處

却在蓬萊弱水西

賈政因命人請了進來問他二人在何山修道那僧笑道長官不消多話因知府上人口欠安特來醫治的賈政道有兩個人中了邪不知有何方可治那道人笑道你家現有希世之寶可治此病何須問方賈政心中便動了因道小兒生時雖帶了一塊玉來上面刻著能除凶邪然亦未見靈效那僧道長官有所不知那寶玉原是靈的只因爲聲色貨利所迷故此不靈了你今將此寶取出來待我持

誦持誦就依舊靈了賈政便向寶玉項上取下那塊玉來遞與他二人那和尚擎在掌上長歎一聲道青埂峰下別來十三載矣人世光陰迅速塵緣未斷奈何奈何可羨你當日那段好處

天不拘兮地不羈

心頭無喜亦無悲

只因煨煉通靈後

便向人間惹是非

可惜今日這番經歷呀

粉漬脂痕污寶光

房櫳日夜困鴛鴦

沉酣一夢終須醒

冤債償清好散場

念畢又摩弄了一回說了些瘋話遞與賈政道此物已靈



不可褻瀆懸於臥室檻上除自己親人外不可令陰人冲犯三十三日之後包管好了賈政忙命人讓茶那二人已經走了只得依言而行鳳姐寶玉果一日好似一日的漸漸醒來知道餓了賈母王夫人總放了心衆姊妹都在外間聽消息黛玉先念一聲佛寶釵笑而不言惜春道寶姐姐笑什麼寶釵道我笑如來佛比人還忙又要度化衆生又要保佑人家病痛都叫他速好又要管人家的婚姻叫他成就你說可忙不忙可好笑不好笑一時林黛玉紅了臉啐了一口道你們都不是好人再不跟着好人學只跟着鳳丫頭學的貧嘴一面說一面掀簾子出去了欲知端的

的下回分解

抄金剛經引出馬道婆惹起五鬼雙真由道入魔祛魔成道卽是仙佛工夫

二十回中寶玉嗔說賈環鳳姐正斥趙姨及此回中之寶玉戲彩霞鳳姐之提醒王夫人俱爲趙姨咒詛根由怨毒之于人甚矣哉

鳳姐之鐵檻寺弄權是淨虛尼說合趙姨之給衣物魘魔是馬道婆作法三姑六婆爲害不淺

五鬼將作祟前來寫鳳姐戲謔一段文字雙真解釋邪祟後來寫寶釵譏笑黛玉一番說話便覺精彩陸



離

寫趙姨勸賈母暗描小人以爲得計反跌出空中木  
魚磬來

此回實寫趙姨馬婆之惡跡爲後來報應証據且見  
寶玉之塵緣未斷鳳姐之惡貫未盈故雙真特來解  
救爲一部書中結上起下之肯綮

紅樓夢卷二十五終



